

書叢本基學國

注集句章書四

注熹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五版

(08604)

國學基本叢書
四書章句集注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者 朱熹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繆巨癩 黃競生)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

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

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

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

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

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皆

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

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鄙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繹詩作繇。○詩。小雅。繇變之篇。繇變。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

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

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萋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

咍。諠詩作諠。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鏈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引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

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

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揀。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

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

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厭。○閒居。獨處也。厭然。

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曾

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

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體胖。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

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

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放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

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

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音僨。

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

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此。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

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蓁蓁

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

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

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僂矣。節讀爲載。辟讀爲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殯

於一己之偏。則身試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

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倣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

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懷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

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命氏云。

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

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

殖。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用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

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

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

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

天理之自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

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我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勸懲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

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

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

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

矣。論語
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

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遜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

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樞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獲胡化反。阱。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服。

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

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知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

而，汝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

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

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

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道

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知者·正吾夫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

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

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

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鷂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

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

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

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邶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

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

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

實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勗，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

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詩。小雅常

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

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

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穀。○詩，大

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

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當依此作嘉。

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之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

王家。蓋其所作。亦禮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

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

組紕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

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

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

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衆相

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

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

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

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

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

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

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

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

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

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

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

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

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

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

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德之者如此。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聚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蹶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

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

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

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

而勉。勉而行者。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

也。勇之事也。

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

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

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

誠爲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

也。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闕。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

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

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

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音見

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

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

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

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

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燐溫之

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

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不入德之方。莫

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皆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

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謂時王

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

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

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

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

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敦。○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違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

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

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天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

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

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篤言聖人天

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

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衣去聲。絅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

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

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並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

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

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

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

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

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

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

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

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

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

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

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

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子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曰。道千乘之國。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

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

○子夏曰。賢

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

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

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

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

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者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

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

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欲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

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

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雍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

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

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遵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

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

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

乎。○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詔。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

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

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慮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

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

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

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

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

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

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

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

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

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

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

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

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

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

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真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

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

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有

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

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間難也。私。謂燕居

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子曰。視

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

其所以。子。以爲也。爲善者爲君。觀其所由。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者。爲惡者爲小人。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度反。廋所竊反。〇焉。何也。

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〇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〇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

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〇子曰。君子不

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

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〇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〇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

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取舍之幾也。〇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〇程子曰。攻。專治也。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

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〇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〇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〇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

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躐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

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

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

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

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軹。其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輓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輾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軹。輾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愚案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間。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三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

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

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三家者以雍徹。子

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

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

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知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

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

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豆登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

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

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釀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後於素也。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

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

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

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禘。禘伯循曰。禘。

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

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

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

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

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

知亦非所
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秦。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

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

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

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牲牲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

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

以爲詔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奉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

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

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

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

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處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

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

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

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

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

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翁。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翁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

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設而釋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

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

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

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

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

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

明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

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

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

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操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

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

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

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

士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

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

位者。可矣。謂可以見知之實。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

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

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

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

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

必有方，知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覆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

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

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

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

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三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綬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公治長。孔子

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綬。纜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綬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爲榮辱

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

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

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

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

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

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

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

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

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

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

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

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

之於仁。盡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

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錢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

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

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

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處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

爲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子貢曰。我不欲人

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

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見

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

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

隨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證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證爲文·以此而已·○蘇

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證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實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

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知

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職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詔讀鬼神如此·安得爲知·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

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

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翻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

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

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二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

之。○愚案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子曰。甯武

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春秋傳。武子仕衛。

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患者。比于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

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

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

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

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顏淵季路侍。子曰。盍

各言爾志。蓋音合。○蓋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皮

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

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

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

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平

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告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

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

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

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

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

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

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據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

立。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荷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擊·雜文·駢·赤色·周人尙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駢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尙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

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

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能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

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善之富貴·不啻犬羆·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

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單。竹器。食。飯也。

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單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單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

自有深意。又曰。吾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案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

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

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

奧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時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

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

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殉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

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數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違爾。

○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

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

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

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驕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

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

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

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

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

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

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棊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

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

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

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

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

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

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

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憊。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

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大道。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之毒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

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親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一。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

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此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人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集注卷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

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

辭也。○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

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

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

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及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

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熱。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

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

之地也。○程子曰。憤。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

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扶。○尹氏曰。

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

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

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尙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子

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

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

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

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

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

以如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言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

棄其國。猶傲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

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

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性情性。書以道政。

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名言者。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

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僂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

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

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

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等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

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有恆者斯可矣。

恆。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

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

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擇。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

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適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

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

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佳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而魯

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臨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諱。諱君

問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

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人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九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

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業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僉俱失中。而著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

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故程子以爲曾子之曾。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
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

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秦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意絲里反。絞古卯反。○意。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

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

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

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啟。開也。

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

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

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曾。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

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

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遠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

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

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

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助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

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

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

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

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

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

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

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

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

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

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

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

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千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

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教。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邇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也。史記曰。闕曠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擊音至。雎七余反。○師擊。魯樂師名擊也。亂。樂之卒章也。

也。史記曰。闕曠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忼忼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忼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忼忼。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疎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疎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

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

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

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

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二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

惟青兗冀。尙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問去聲。非音匪。馘音弗。洫呼域反。○問。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

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節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然之有。夫何間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七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

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

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

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絕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

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

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

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

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

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

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晉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益。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

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之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

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

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

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問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慮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

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

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既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管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

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

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遺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

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

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

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

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

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

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

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

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子謂顏淵曰。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子曰。苗而不秀者有

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慶反。○孔

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管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

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

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

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

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鼓反。○

食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

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

感。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

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樛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

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

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密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

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

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

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侃，

且反。閭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閭閭，和悅而諍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蹶子六反。蹶子亦反。與平聲。

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踞。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

躡如也。擯。必勿反。躡。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躡。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赤

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瞻。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

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

履闕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守立之處。所謂守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

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摠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蹶之而

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

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勝平聲。縮色。六反。○圭。諸侯命圭。

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踧踖。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

物。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愉愉如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

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

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

之服可知。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袵。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絺綌衣

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楊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袂。長

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

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與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去喪無所不佩。去

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觸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髮積。而旁無殺

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

氏遺書·雜記曲禮·
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衾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

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體之食音嗣。體於羹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體。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

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

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

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

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變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

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麋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

問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

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儼乃多反。○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

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

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

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頭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

子事君之禮。○入大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僵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見齊衰者。

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

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車中。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

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

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闌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七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接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

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

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

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

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

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

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

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也。欲

也。請為椁也。欲。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

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贖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贖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

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

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

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

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靈事人之道。則盡

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

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人

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

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肯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

及。歸於中。○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

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

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

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賣。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魯。鈍也。○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聽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二

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言其近道。又。

安貧。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屢空者。算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

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

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

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

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長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

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視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

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

與求之間。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

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

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

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

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

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曰會。衆親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

子。○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開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

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

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三子者出。曾皙

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扶。夫音。曰。夫子何哂由

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

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

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鸞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逢。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來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

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

人有乘桴。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

來遠。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勸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

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

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嚴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音

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謂。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

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

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大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

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

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

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

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
 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莊蔭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
 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

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
 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
 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
 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
 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
 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

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
 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

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
 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鞞子成。鞞當時之弊。固失

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謂國用。公意蓋欲

加賦以足。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

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

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

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經。

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

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鄉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

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

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

矣夫。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

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

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焉於虜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

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

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者。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

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其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樊

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贊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

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去鄉

聲。見賢徧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

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

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

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間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間。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注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

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

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

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

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

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驪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

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

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穡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穡。織繅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

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

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爲。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

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

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

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御。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

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

子曰

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

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

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

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

微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當

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

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

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詔，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

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

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

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

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譬腹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

盜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

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

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所

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

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

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

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

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

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

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

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濕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

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稽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

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

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

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惡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

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

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

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奭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奭，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

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奭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

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

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

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藪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世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

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立昭王，而改紀

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

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者也·○胡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

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理·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

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

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

罪之大者也。武仲之色，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

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鞌反。召音邵。○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

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

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

矣。○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

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

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證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

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

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

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慚。則

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

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

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

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案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富之

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

使乎以重美之。案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

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

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致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

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

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

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至而

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

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呼夫子

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

之亦深矣。○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

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

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

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

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

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子曰。作者

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論語集注 卷七

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簣，草器也。此荷簣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

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

詩也。譏孔子不知己而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

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

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

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

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奉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躑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躑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

躑踞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

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隔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注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

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

聲。○孔子去衛適陳，與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邇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子曰：賜也，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信方

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諗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

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諗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

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

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

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張問達之意也。篤。厚。

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輅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

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

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鱄。如矢。言直也。史魚自

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

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隨。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

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

是成就一箇。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實而已。○

顏淵問爲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

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

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

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

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

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

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然。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

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

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樸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

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

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

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遠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

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人

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間。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

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

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

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知此

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

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

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

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子曰。當

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爲外。則不可不遜。○子

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

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

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

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邇反。○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

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

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緣寡。不慮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兪。○顓。與。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邇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志衛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

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

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

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晉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

諫而不聽。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匣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

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

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干。楛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脅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

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侯諸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道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

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

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熱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

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

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

謂辨其制度擊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

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

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

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

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

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

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闕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

章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

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

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注卷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

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

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

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

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善於慶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

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

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

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

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

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

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

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澀。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

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音女

汝下同。○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間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諷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隘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

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夫音扶。○小。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適之

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精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

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義。且如置此兩楹。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

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

慝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慝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

劣之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截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

孔子所謂鄙夫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

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附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

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

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

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脛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

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居恐

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

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

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繚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

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

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

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實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

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

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

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

諷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澁之。慈以

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

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

干。因箕子以爲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嘖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

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

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

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

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

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

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伴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尙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

與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

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

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

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刀反。辟去聲。耷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

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耷，覆種也。亦皆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愴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

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子路從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爲夫子植其杖而芸。穢徒甲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穢，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

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

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

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

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

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殉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

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逸民，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大伯同窺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替悲哀。三年憂。則行之

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

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

以下。以樂宿食之官。千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搥也。鼗。小鼓。兩旁

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

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隘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

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

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騫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

稱賢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

而已哉。

論語集注卷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

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焉。於虜反。亡。讀作無。

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

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道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

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

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

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領。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

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實反。掃素報反。○子游讓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

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

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案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

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

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任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尙文飾

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

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

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

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

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

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

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虺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士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猷同。適也。不

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貴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

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敢救。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太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

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

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

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篇之主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

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

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虛。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

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劑。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

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

何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

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

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任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

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

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案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壓。乘去聲。壓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鑿。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

靈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遺。猶棄也。後。不愈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

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

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

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臺。鶴詩作鶻。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南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

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

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

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

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平莩

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

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君在之惡平聲。○君

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

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

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轉。私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

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

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

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

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

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斲音核。舍上聲。鬻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鬻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也。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穀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

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

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

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

而廣爲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

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

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輿。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

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

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

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

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

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而心之正也。而

必爲比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其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近也。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

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懇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慥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慥。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

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許音

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言已理之義者去聲。

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

音見可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

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

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

擊。○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持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類。類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

也。故孟子告齊王以
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
圍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

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
音曉。○芻。蕘

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
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
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
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

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
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首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

曰畏天。包含編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時。是也。

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

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文書小異。今日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

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

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

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〇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

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

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矚矚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睪古縣反。〇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曰。君行師從。糧。謂糗之屬。矚矚。側目貌。胥。相也。讒。

傳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謗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〇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

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敕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

惜。○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

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二可反。榮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

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候。囊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

則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

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曩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

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

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間。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遇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必

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

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

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

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變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

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鑿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

勝之。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

我之國也。霓。虹也。見雲合則雨。虹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

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迫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

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

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

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

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

君及有司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

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

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僞已而恐也。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

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

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

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

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傷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

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

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怒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

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

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子六反。艷音拂。又

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

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也。王去聲。由猶通。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

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

也。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

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鐵音茲。○鐵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

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

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

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

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

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倍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

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

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

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

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

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囊。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棺束縮二衡三。儒。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間。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

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

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

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

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

已。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

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欲然而餒。卻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

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嫌口尊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嫌。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誠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歸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

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心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

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

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

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

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

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

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〇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前世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過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大垤

結反。潦音老。〇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〇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〇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

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

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

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

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鴟鴞之

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絲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

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遠。避也。活。生也。

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力使出

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黷。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

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

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推

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肯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豈

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

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

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仁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

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上會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擊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

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

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音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嚮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玉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

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句。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

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櫛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覽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

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

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

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贖。辭曰。餽。予何爲不受。贖。徐刃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

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餽。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

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

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

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

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故邪。○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相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齊人曰：所以為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規。○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

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

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

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

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梓稱之。與棺相稱也。欲

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

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慼乎。

比必二反。慼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慼。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

遠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

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

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

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

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

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途非文過也。○林氏曰。齊

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潮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

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

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

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斬反。○隱。懸

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

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

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

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

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

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譏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遠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路問。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今日。五百年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

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

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

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

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性

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質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

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覲謂

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古覲反。○成覲。人性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人能有爲。則皆如

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

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膝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

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

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筵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

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者，同姓者。

臣也。際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際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

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邇風七月之篇。子。往取也。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

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必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

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

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

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數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

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

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子嘗

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

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子付反。○詩。小雅大田

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當時助法蒸癘。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

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植封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

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賸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

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賸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

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

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

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

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斯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識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郵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發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闕。○神農。衣去聲。捆音

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擽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

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雅。餼音孫。惡平聲。○饗。煇也。朝食也。朝曰饗。夕曰餼。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屬。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

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

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機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濬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

害多矣。聖人造輿。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嗚。茂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數。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

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高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

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

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

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纓纓，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

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

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

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灑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

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鳩亦作鷓。古役反。○鳩。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

之學。亦爲不善變矣。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此詩爲魯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

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弼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

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

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

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

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音夫

扶。下同。匍音蒲。匍音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

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納音洵。噉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蠖蛄也。噉。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覆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

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

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尙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其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

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

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陵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

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

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詭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

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絃。躬乘未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鬻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

副禱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出疆必載質。何也。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周霽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言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霽意

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人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泰。

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

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平與

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旣

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

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後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

約其又如此。然其辭。與今書。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敢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鍾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饘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

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移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

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問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

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存虛業反。○赧

肩·竦體·詔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慚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其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

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

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

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擇洞

無漚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

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

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

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爲橫

皆去聲。李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

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

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

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間。而意有未盡。故復

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

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蟪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

名。蟻。蟻。蟻。蟲也。芻。芻。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

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

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處。○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

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爲

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音蓋

關。辟音避。頻與顙同。顙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鰕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鰕。鰕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隣所居之室。旣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視威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度。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

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

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

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爲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爲高

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

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業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

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

道，民不歸，非國之咎也。夫民歸之，猶水就下，平地不可勝勢也。夫民歸之，猶水就下，平地不可勝勢也。

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

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

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畫所

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

入乎彼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讎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

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

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

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

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

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

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

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較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

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敝樂怠放。皆若效大國之所爲

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

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及其時則可矣。

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音裸

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

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

衆。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

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

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濯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蠹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方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鰈魚者

獺也。為叢。鷖爵者鷓也。為湯武。鷖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鷖與驅同。獺音闌。爵與雀同。鷓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

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鷖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

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

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

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

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爾

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

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之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舉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

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錄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

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焉

虞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榮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

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

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罪

膾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方。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

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平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

○孟

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

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

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

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當

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者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

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遭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

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

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

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

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

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

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難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當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

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

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辰之耐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

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

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

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

又時將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虜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

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

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

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

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

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

往之國。如晉鋼鑿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

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篇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

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豈爲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

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

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

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

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

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鑿飲於其

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非而詳說其理者。非

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

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

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

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躒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

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

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傷庶。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也。

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

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

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

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十九年 晉之乘。楚之檣杵。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檣音逃。杵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杵。惡

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風流餘韻也。父子相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而絕。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此 ○孟子

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

衛·是傷
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
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

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
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

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

之。則必無淫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備。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

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

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音朝

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澁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

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仁。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

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

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倚。隨感而應。各

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

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察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

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資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偁去，君誰

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猶微，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

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

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墦音墦。施施如字。○章音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

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

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帝。爲去聲。

○帝。爲去聲。○帝。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

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好少

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

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愛。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曰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

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抵都禮反。扭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

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成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抵。弔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

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己。但見其愛則愛。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愛亦愛。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

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教。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罔。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流。徒也。

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縣。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

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

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

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

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炭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瘧。瘧疾不自安也。炭炭。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

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壽。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愛早。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下父。尊之

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

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

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

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之淳反。○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

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

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

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

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

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

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

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

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

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

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

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

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

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嬰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

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

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令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

之也。癰。瘰於谷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瘡醫也。侍人。奄人也。瘠。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

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離如字，又音驪。顏離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

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

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孟子集注 卷九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

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

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

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

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頑。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

鄉人處。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任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

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

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

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

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擊磬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箭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平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

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鑄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鑄。魚綺反。○北宮姓。鑄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

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部鄣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

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

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撝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

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

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

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萬章問

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

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

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

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

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

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

所得專者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尙。上也。舜上而見於

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

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謂人

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

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

受。但無以言語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聽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讞書作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慝。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

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

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

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

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衆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

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

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陸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爲養。

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饑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任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

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

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

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

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

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

不恭也。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倂，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敬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塵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應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倂·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懼·自此不復命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

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誼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

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維。

庶人執驚。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

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

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

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

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章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

千之首曰旃。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矐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

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

下以爲廣
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尙·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

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

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

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

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

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音丘。圓反。○性者。

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區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

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

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濇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

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

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

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俱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

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

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

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著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

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

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

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爲善可知矣。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

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

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案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麤

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麤音牟。耨音憂。磽苦交反。○麤。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置。○黃草器也。不知

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書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

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

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

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藪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

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尚漸。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藥。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藥。而牛羊又從而審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

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藥。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淺薄。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人。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亦與物接之時。浩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疑。王。疑指齊王。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牛。我

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

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

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

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

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啣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

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

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噍噍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

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

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

則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

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言不知類。言

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

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

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

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

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

糧音賈。飢音貳。○揚師。治場圃者。梧。桐也。禮。梓也。皆美材也。○飢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

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

。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此之。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

闊·眈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

我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

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意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

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諍己也。而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蕪稗。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蕪音歸，稗音賣。夫音扶。○蕪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不熟，則反不如蕪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

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

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注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 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

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

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奮同。古字通用。禮之智反。○禮食親迎。禮之施。

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紆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

紆音軫。摟音婁。○紆。反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

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

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

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隳。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鷺是也。鳥獲。

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舜堯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

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

曹交之間。淺陋蠢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文之意。亦不。○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音弁

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褒申后。生大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

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鄭風篇名。衛有

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曰。亂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水激石

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

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

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音樂

洛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

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澶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

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

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

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

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髮。孟孟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

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苦。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

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

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並去。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忘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膾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渣子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見吾商大彭豷周。

齊桓晉文
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掎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

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

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治反。繹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

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

壅水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繼。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君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

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

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伐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骨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

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

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

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

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

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

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

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欲輕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

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

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

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

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

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爲喜而不

寐？丑問。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

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

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

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

公仰視蜚鷹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仕養之仕

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

忍性，謂疎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

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觸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七。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

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

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

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

下。命。謂正命。嚴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嚴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知惡惡與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勉

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

而仁可。○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

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

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其大。

爲機械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

不恥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

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

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

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

殉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

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

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歆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

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逞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

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勸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

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以仁

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民，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

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

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

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

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

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皤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皤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此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

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皤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

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皤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盍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

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

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

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易。

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

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

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大道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

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

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以言學當

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欲知

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

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

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

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

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

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

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

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以貧賤

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

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軌音刃。與仞同。○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詒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

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

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

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覆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

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大甲篇文。狎。習見。

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尙志。

尙。高。

尙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尙其志而已。

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上所以尙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

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

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也。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躒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躒，草履也。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

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鄭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

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埳澤。

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

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

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入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盡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孟子曰。

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終之忍反。○終。真也。教之以孝弟之道。

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王子有其母死者，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願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王，欲使

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

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

之禁而自不爲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

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

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

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艾。○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

孟子亦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公孫丑曰：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音畿

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

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

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

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

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

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爲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

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

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治。

而其爲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碗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少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

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

也務。

孟子集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

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

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

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

南面而征北狄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太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

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嫫。鳥果反。○飯。食也。糗。乾糧也。茹。亦食也。珍。畫衣也。二女。纓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

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問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問

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

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圍。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圍。為附國中。此以圍困為暴也。後世宜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

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

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

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犧牲既成。

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

句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

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出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情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

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

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

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

聲。尙文王之聲。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

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

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也。可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

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

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

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

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混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

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致於學。所以但爲

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貧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

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

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

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

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殺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

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陵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並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

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

於其所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

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

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

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

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

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聖之

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

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

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

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歿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轟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盡。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

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獯音緇。○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

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人。非有識

者·原與慝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慝·謂謹慝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慝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闐音奄·○踽

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闐·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

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

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慝。知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

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

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癡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癡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

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鄰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

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與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顯伯潛卒。謚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顛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澆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朱子之注四書也。畢生心力於斯。臨沒前數日。猶有改筆。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鮮。此注本所以有異也。又有因傳寫而異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學。欲其必自慊。後爲欲其一於善而定也。論語行道而有得於心。後爲得於心而不失而定也。此類是也。傳寫而異。如論語衛大夫公孫拔。誤爲公孫枝。孟子自武丁至紂凡九世。誤爲七世之類耳。傳寫之誤。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書而畢生心力於斯。沒前有改筆。則朱子之注四書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獨瘁矣。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極。亦何爲也哉。立志於爲聖賢。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國平天下。在體諸身。施於政。亦不在於注之有定本也。卽以講論四書經文。亦在於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閒也。然則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於斯者。何爲也哉。蓋以四子之書。爲兩閒至精之理。爲孔門至精之文。爲之注者。必至當而不可易。乃與斯文爲無所負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況有非朱子原文。爲傳寫所誤者耶。況不惟注也。經文歷漢以來。授受既遠。亦不免有傳寫之誤者耶。英自癸卯而後。困於棘闈者二十餘年。此二三十年閒。頗亦手不釋卷。而於朱子注之異同處。不暇詳也。未嘗不研摩於朱子文

集及朱門諸子集中語錄。然於其自論注處。則置之。未嘗不涉歷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東發黃氏日抄。然於其中學庸注。則置之。何也。以爲通經致用之學不繫此也。十三經經義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於此也。慨自丁卯。英與兒志忠偕入省。未數日。母病信至。與兒偕返。已抱恨終天。自是每聞人言鄉試。則心痛。盡棄所業。而就業名山。忠兒感予心之摧傷。亦不樂習帖括。今歲忠徧覓借古本四書。及疏釋四書之書。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後改定本。及傳寫未誤者。別錄一部。而私記考證附於後。有疑則折衷於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懼其折衷之猶未當。命付梓以廣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學壯行者所不屑爲之事也。鄉使英於屢躡場屋之年。卽得所願。則兒當亦相從於青雲之路。求所謂通經致用之學而學焉。又奚暇爲此學。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謂窮矣。窮況及於家人。非聽兒之不自重而爲此迂遠也。四方諸君子。見其書而教正其中之繆譌。尙其哀英之遇。而諒忠之情也。夫嘉慶辛未重陽日吳邑吳英序。

四書章句附考卷一

吳縣吳志忠輯

大學 **至** 如字 八字元姚氏景星 **皆當至於** 近本宋真氏德秀四書集編本趙氏順孫四書

作止今從翻宋淳祐四書集注本元胡氏炳文四書 **而后** 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 **而后與** 至此字

通本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宋黃氏震日抄本 **致知** 曰此致或為至 **一於善** 近本纂箋本作必自慊忠案啓蒙曰一於善祝本必自

其必自慊而毋自欺後改作一於善而毋自欺云云據此則祝氏所見乃朱子 **治去** 至此字通 **放此** 本無

未定本而近本所從為誤也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啓蒙本及通解日抄本 **無不盡** 通曰章句初本無 **壹是** 考文據古 **凡二百五字** 纂箋啓 **而更考** 日抄本無而字 **序次** 通本

序凡千至 **六字** 八字纂箋啓蒙本無 **顧** 唐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曰顧 **大讀** 至是字 **峻書**

作俊通本無集編本 **此通** 至 **之下** 十九字啓 **詩曰** 翻宋巾箱禮 **惟新** 近本纂箋本惟作維今從翻

經翻宋撫州禮記本翻宋巾箱禮記本翻宋 **始受** 啓蒙本 **邦畿** 釋文曰畿 **惟民** 唐石經 **所常止**

日抄本 **緇** 考文據古 **于丘** 啓蒙本 **人臣** 考文據古本下有 **於緝** 至 **音烏** 六字纂 **淇澳** 釋文曰

作與本又作如磨釋文本本喧兮釋文曰喧誼兮釋文曰喧忘也考文據古玉石日抄本此章至章下

輿遜本作與如磨釋文本本喧兮釋文曰喧誼兮釋文曰喧忘也考文據古玉石日抄本此章至章下

十九字啓經聽訟釋文本上有無訟釋文本而而言聖人日抄本無此章至信下蒙本無至也日本

據古本無也字此章至之下十三字啓惡好抄本作好惡以去惡啓蒙本去必慎至幾焉十

通本載章句初本作嫌后厭啓蒙本見其考文據古鄭氏通解日抄所以重以日抄本無

與不嫌其幾甚微八字程子至作心十字纂疏通纂箋本及日抄本不脩也通解本辟焉唐石經翻宋

懷鄭注曰憊或爲臺程子至作心十字纂疏通纂箋本及日抄本不脩也通解本辟焉唐石經翻宋

譬考文據古加審近本審作察或謂新安陳氏據與國本改也今從不外乎此通解本雖不中

本宋版同唐石經此處初刻多一而釋之日抄本貪辰鄭注曰辰債事鄭注曰債或爲帥天下唐石經翻宋

字後磨刪今初刻莫辨而釋之日抄本貪辰鄭注曰辰債事鄭注曰債或爲帥天下唐石經翻宋

巾箱本帥而后啓蒙本后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異據宋刻本無此句故治國考文據古本其葉唐石經

父子考文據古本足此謂治國考文據古本不倍鄭注曰倍絜矩之道也鄭注曰矩或爲巨釋文本

謂所謂老日抄本使有一夫通解本絜維石磨改翻宋撫州本作惟所以絜矩日抄本上先慎乎

考文據古本絜悖布內反纂箋經一个版國朝彭氏元瑞作介唐石經翻宋撫州本作介考文據古本元

下有其字

十三經校勘記 據他技釋文本 彥聖鄭注曰彥寔能明毛氏校刊十三傳不釋文曰俾殆哉唐石經初

惠棟校宋本同 他技釋文本 彥聖鄭注曰彥寔能明毛氏校刊十三傳不釋文曰俾殆哉唐石經初

後磨 醫為屏除也二字 醫不善脫不行本 醫遠去聲在命鄭氏之上 苗古至音扶七字 醫下不好文

據古本上好義考文據古本 府庫考文據古本 不以利考文據古本 醫畜許至去聲抄本無長上聲抄

中庸 厚本心之正心纂箋本有以加通本無蘊奧啓蒙曰蘊一作縵若是之通本及日抄本作其纂疏似有

以纂箋本 醫人物之所無之字 蓋人之所至誠也 七十一字近本纂箋本作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

意也亦七十一字 忠案近本云云蓋據建安祝氏新安陳氏之說以是為朱子定本然其說非是詳見

宋本集編纂疏通本及通解日抄本 為外至道矣 七字近本啓蒙本作豈率性之謂哉六字今從不見

聞日抄本間細微纂疏及日抄 滋長 宋本集編纂疏通本及通解日抄本 萬物十行本 此學至

之意抄本無 醫無所忌憚 日抄本 醫中庸其至矣乎 釋文曰一本作中庸 醫鮮上聲下同本無 醫今

已久矣 翻宋本及通解 醫知者至去聲 六字集 醫可離 日抄本 醫夫音扶 纂本無夫字 醫知去至去聲

九字集編本無 陷釋文曰 阱本或作 罟子知至之反 避二十四字集 編本無 啓蒙本無 子知下 六字 又近 本及通

解日 弗失 集編 纂疏 通不 必至 之難 三十二 字近 本纂 箋本 作皆 倚於 一篇 故資 之近 而力 能勉

以為 朱子 未定 本也 今從 翻宋 本集 與平 聲集 編無 塞焉 鄭注 曰塞 素隱 考文 據古 遜世 釋文 曰

作通 十行 義者 止此 纂疏 本集 費而 釋文 曰費 所憾 釋文 曰憾 覆載 集編 本集 鴛飛 釋文 曰鴛

子臣 至絕 句八 字啓 蒙本 作顧 則至 隱目 抄本 易去 聲啓 蒙本 下有 微辟 如唐 石經 翻宋 撫州

宋石 經校 勘記 辟譬 同通 本集 瑟琴 考文 據古 本宋 版妻 帑釋 文曰 帑又 作拏 聵耽 詩至 音耽 七字 啓

之毛 本視 而物 所纂 箋本 所齊 明釋 文曰 齊待 洛反 音鐸 二字 包大 小本 近本 集編 本及 通解

本纂 疏通 纂箋 啓裁 者鄭 注曰 裁于 天毛 本于 保佑 考文 據古 為體 啓蒙 本其 惟考 文據 古石

經翻 宋撫 州本 翻宋 申箱 本上 行大 音泰 下同 本無 通於 上啓 蒙本 祖廟 作宗 昭穆 釋文 曰

方策 釋文 本敏 政鄭 注曰 敏人 存政 舉集 編本 政殺 去聲 啓蒙 本作 在下 至在 此二 十五 字

謂不能集編本謂作爲子曰至衍文六字纂疏纂箋啓蒙親師取友翻宋本纂疏本及通皇建翻宋本及通解

日抄本既稟唐石經翻宋中箱本翻宋岳珂本十行本毛然後可以明善纂箋本無不同集編

有本釋文曰乎神謂鬼神四字啓蒙曰與國本外纂箋啓蒙則徵鄭注曰徵一言唐

字本南宋石經宋本九經余仁仲本劉叔剛本校勘記據惠校宋本足利本提要據宋大不貳釋文曰貳昭

昭釋文曰昭廣厚十行本毛華嶽釋文曰本不洩洩作泄本一卷十行本卷作李蛟龍翻宋本通本及釋

刻宋中箱本日抄本蛟作蛟考異據宋石經宋詩云唐石經翻宋撫州本翻宋維天唐石經初刻作唯

宋翻宋中箱本翻宋岳珂本十行本作惟提要據宋大字本南純一啓蒙本于天纂箋本而後唐

宋翻宋撫州本翻宋中箱本翻宋岳珂本而作然提要據宋大字本南純一啓蒙本于天纂箋本而後唐

釋文曰凝而言也纂箋本不驕釋文曰驕且哲釋文曰哲反古字又無如此者三字證也

通本證無徵鄭注曰徵或爲登又不繆啓蒙本繆作謬唐石經是故本無是字證辟如唐石經翻宋

宋石經同覆幃鄭注曰幃天道集編本容知宋岳珂本日抄本容作觀考異據宋石經同之質

纂疏通及日纂箋音現纂箋形旬反三字。經所隊唐石經翻宋撫經經綸釋文曰綸肫肫鄭注曰或此篇

言纂箋本釋文曰綱可與毛與之昭釋文曰昭君子之唐石經翻宋撫州本無之字提要據宋

大字本南宋石經宋本九經余仁仲愧于釋文曰愧本又作媿及近本及通解本于作於今從翻宋本

本翻宋岳珂音夫纂本作方夫反惟德唐石經初刻詩云翻宋甲箱本十行本云作曰考異據

德翰纂疏本上天之事疏通纂箋啓蒙本及通解日抄本

本十行毛本音夫纂本作方夫反惟德唐石經初刻詩云翻宋甲箱本十行本云作曰考異據

四書集注附考卷二

吳縣吳志忠輯

論語○序說

康子乃召冉求

集編本無

我知之歎

纂箋本歎作語

受業子思

集編本業下有於字

意味深長宋

本纂疏本意作氣

○學而篇

此為書

集編本朱子曰三字

說乎

梁皇氏侃論語義疏本說作悅

說悅同

集編本無

有

朋釋文曰有

樂音洛集編本無

故惟至

焉耳

得之深不足以與此

故惟成德者能之

二十三

字

而

孝

弟釋文曰弟本或作悌

故惟至

焉耳

得之深不足以與此

故惟成德者能之

二十三

字

而

後仁愛

通本

而作

愛莫大於

集編本愛

鮮矣仁

皇疏本仁上有

而不信

皇疏本而上有言字

據

傳

釋文曰鄭

注云魯讀傳

道千乘

釋文曰道本或作導

皇疏本

道治也

翻宋本句下有馮氏曰八百

出

家出車一乘十字係誤入也

出

出

則弟

釋文曰弟本或作悌

皇疏

無友

釋文本無作毋

考異

抑與

宋洪氏迺隸釋載

之與

至下

八字集

子貢曰

釋文曰貢本亦作贛

夫子之求

考文據足利本

人之求之與

皇疏本與下

有也

考文

下

據古本同

又據足利

本一人下無之字

夫子至是邦

通本至下

儀刑

翻宋本集編纂

知其人之

通本無

其字

而皆出於近本通纂箋本而作然今 **絜**亦不可行隸釋載漢石 **理**之本然近本通纂箋本理作禮忠

下注理之自然相承一綫作禮 **絜**亦可宗皇疏本宗下有敬 **絜**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矣字考文據

矣無 **絜**好去聲集編本無 **絜**而必就通本脫 **絜**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問 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

麗本並同唐石經初 **絜**樂音至 去聲六字集 **絜**亦不自知通本亦上 先貧後富通本後上 嘗用力通本

常 **絜**詩云考文據古 如磨釋文本 之謂與皇疏本與下有也 知來者皇疏本者下有也 字考文據古 麗本並同

不己知皇疏本知下有也 患不知人也釋文本作患不知也又小注曰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 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

麗本並同 **絜**故以為患通本以下 **絜**其之釋文曰鄭作拱考文 **絜**得於心而不失近本作行道

四書通曰集注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定本云得於心而不失忠案通謂初改本者集注初稿

是行道而有得於身後改身為心最後定本乃作得於心而不失語類曰行道而有得於身身當改作

心古人制字德字從心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此是通 **絜**蔽之考文

例據語類知近本蓋誤據宋定本今從集編纂疏通本又翻宋本不失下有之謂二字 **絜**蔽之考文

本蔽作弊又 **絜**道之皇疏本道作導下同 考文據 **絜**道去聲下同 **絜**未嘗忘翻宋本纂疏 **絜**志于

學皇疏本于作於 考文據古本同隸釋 三十經唐石經并作卅隸釋載漢石 **絜**從如字通本 **絜**生而知之

也近本纂箋本之作者通本也者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本也

二以示近本二作一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不背於理集編本對曰無違釋

載漢石經上無而而不能問四字通唯其疾集編纂疏本及宋張氏別乎釋載漢石胡氏至

之也五十八字先生饌釋文曰饌食音嗣箋本下增饌士眷告武伯翻宋本集編纂疏不忌

皇疏本愚下有也純粹宋本集編纂心之所樂翻宋本度哉隸釋載漢石經察人如聖人

近本察人下衍倫字今從翻而每有通本每上一才近本才作材今從翻宋子貢隸釋載漢石

周普徧近本注上有比必二反四字忠案纂疏引輔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則罔釋文曰罔害也

已皇疏本已下有矣字考文據為尤甚纂箋本誨女皇疏本毛本葛本女不知皇疏本知下有之

習女去聲集編本無或不能纂箋本習行寡至去聲編六字集或疑至已矣卅字集何為則民服考文

本服下有也字舉錯得義近本義作宜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以照之集編本臨之以莊則敬皇疏本臨下則下

則勸皇疏本則下有民字考張敬夫集編本作不期然翻宋本纂疏孝乎釋文本皇疏本乎作子

古本足利亦為政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為為政釋文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十世可知也釋

曰一本作可知 **陸氏** 至 **作乎** 編本無 **損益** 經釋載漢石百世可知 **皇疏** 本可上有亦字考 ○ (八)

乎鄭本作可知 **末二章** 通本無 **天子之樂** 從翻宋本集編 **纂箋** 本及宋蔡氏節論語集說引 **雍徹** 釋

附篇 **程穆** 皇疏本下有矣字 **易去聲** 通本 **女弗** 皇疏本作汝同 **集說** 本女作汝 **嗚呼** 釋文曰本

本微 **程穆** 皇疏本下有矣字 **易去聲** 通本 **女弗** 皇疏本作汝同 **集說** 本女作汝 **嗚呼** 釋文曰本

盼兮 集編 **纂疏** 本及唐石經 **明葛刻集繪事** 釋文曰 **起予者** 經釋載漢石 **深於禘** 通本於 **與**

去聲 通本 **所能禱** 通本能禱 **大廟** 通本及毛本 **爾愛** 唐石經初刻作爾後磨改作女皇疏本作

本 **我愛** 集編本 **詔也** 古訓據高麗 **問社** 釋文曰 **戰栗** 古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義於木** 纂箋

其 **局量** 通本引胡氏曰 **集注** 初本作 **得儉** 皇疏本下有乎字 **考文** 據古本 **然則管仲** 皇疏本上有

古本足利本古訓 **亦樹** 考文據古本 **邦君為** 釋載漢石經上 **反玷** 毛本玷 **不知禮** 皇疏本下有也字

據高麗本竝同 **語魯大師** 考文補遺據古本 **語作謂可知也** 皇疏本下有已字 **考文** 據古本 **古訓** 據高麗本

以成 **皇疏** 本下有矣字 **至於斯也** 皇疏本也作者 **考文** 據古 **無道也** 考文據古 **又盡善也** 考文據

矣上有 ○ **里仁篇** **為美** 古訓據高麗 **焉得知** 皇疏本知作智 **考文** 據古 **處樂** 考文據古本 **知者** 皇

本知作智考
文據古本同
唯仁者
近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及毛本葛本唯作惟今從翻宋本及唐石經
論語解本集說本考異所據宋石經宋刻九經本校勘記所據十行本

也
隸釋載漢石經古訓
惡去聲
纂箋本下增去
不但富貴
集編本脫
見好仁者
隸釋載漢石
仁

矣乎
皇疏本仁下有者字
不足者
皇疏本下有也字
一旦
集編纂疏
本且作日
為仁在己
集編本
有之矣
皇疏

本矣作乎考文補遺據古本同
歎惜
近本集編纂箋本惜作息
人之過
皇疏本人作民考文據古
夕死

可矣
隸釋載漢石
無適
釋文曰適與比皇疏本下有也字
佛老
近本作老佛今從翻宋
心無所住

集編本
之閒而已
近本通纂箋本下有矣字
已知
皇疏本下有也字
佛老
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貴之
皇疏本下有

高麗本竝同
渾然一理
通本一
不賢
考文據古本古訓據
又敬不違
皇疏本敬下有而字考文
據古本同考文補遺又據

而本敬下有
勞而不怨
考文補遺據古本無而
不遠遊
皇疏本上有子字
即不敢
近本通纂箋本

宋本集編
考矣
考文補遺據
古者言之不出
皇疏本古下有之字不下有妄字出下有也字考文
據古本同又據一本無古下之字古訓據高麗本出

下有
必有其類
通本有
聽者厭
通本上
公冶篇
縹
釋文本皇疏本論語解本縹作縹考

高麗本
刑戮
考文據古
又名适
翻宋本集編纂
何如
考文補遺據
女器
皇疏本
子曰焉用佞
考

補遺據古本古訓據口給考文據足利
高麗本依下有也字
憎於人據高麗本人作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唐石經初刻作仁

本仁下依下有也字
漆雕據宋石經釋文本皇疏本雕作影考文據古本考異
字考文據古本同
子說皇疏本說作悅

無可考
可作所
于海皇疏本論語解本于由與皇疏本與上有也字考文據
作於考文據古本同
其賦釋文曰梁武

朝音潮
女與回皇疏本女
女音汝下同
回也聞一考文據古本無也字
知二考文據

有也
與女釋文本
雕也唐石經皇疏本雕作彫考文據古
字
女作爾
本考異據宋刻本宋石經本竝同
糞土釋文曰糞朽也
考文據古本同考

異據宋石經作朽古
而寐纂疏本
書寢纂箋本
吾亦欲無加諸人集編本吾作我考文補遺據古
訓據高麗本作朽
寐作寢
寢作寐

禁止之謂集編本
不可得而聞也皇疏本下有已矣二字考文據古本古訓
據高麗本竝同考文又據足利本有已字
未之能考文據古

之未又一本無之字
唯恐論語解本
是以謂之文也考文據足利
好去聲通本
之道四遺考文補

本無
而敬之皇疏本敬上有人字考文據古
藻稅釋文曰悅知也皇疏本知作智考
何如皇疏

有也字考文據古本
崔子弑釋文曰魯讓崔為高今
棄而棄唐石經則曰考文據古本古訓據
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從古又曰弑本又作殺

本之作至一邦考文又據足利本
作至一邦
今以至見矣五十三字
無再皇疏本下有思字考文據
高麗

本疏則知皇疏本知作智歸與歸與考文據古裁之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高麗本竝同或乞醮考文補

本古訓據高麗本或上有釋文曰醮亦作醮子曰巧言釋文曰字無言爾志考文據古蓋音合本無衣輕裘經初

刻無輕字敵之皇疏本敵作擊不欲施考文據古不以制牛無以字欲理會考文據

後勞增字敵之皇疏本敵作擊不欲施考文據古不以制牛無以字欲理會考文據

好麗本也古訓據○雍也篇二十八集編纂疏通南面考文補遺據古本古訓大簡葛本論

大作則為要直集疏本問弟子皇疏本問下有曰字考文據則亡或無亡字稱顏子集編本

其未至通本其萬二千集編本思為宰集編本曰賜也達皇疏本上有子字下求也藝句同考文

與平聲纂箋決斷通本作則吾必鄭本無則吾二字音問纂箋本上有復亡之補遺

據古本然則至見矣十七字集說子之道皇疏本說作悅考文據古本同今女皇疏本女作汝

女為皇疏本無為考文據足利本古訓儒學者纂疏本上有女得人焉爾乎皇疏本女作汝唐石

爾作耳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提要據南宋石經宋本九澹臺考文據古澹臺之反毛本之

作人生張敬夫集編本作問知皇疏本知作智下問仁曰皇疏本曰上有子字考先難唐石經初

後磨隱知者皇疏本知隱雖告古文補遺據并有仁焉論語解本仁作人皇疏本仁下從之也皇疏本

古文據隱仁之陷害翻宋本隱君子博學釋文曰一本弗畔唐石經初刻畔不說皇疏本說作悅天

厭考文據古無不及之名也纂箋本無字隱如有皇疏本有作能考文能濟衆皇疏本下有者字

同隱夫音扶無天理之公矣集編本○述而篇隱老彭考文補遺據古隱好去聲集編通極

至集編本不修皇疏本下有也字下不講不能徒考文補遺據足利本古隱燕居釋文曰燕

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曰不復本或無復字皇疏本公下有故夢寐纂疏本通隱據者近本上有據

從翻宋本集編德者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近本纂箋本作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翻宋本

語錄曰舊作得於身而不失今作得其道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此是隱游於藝唐石經游作遊校

通例忠案此注朱子前後改定說已見為政篇附攷今從纂編纂疏通本隱游於藝唐石經據十行本同

數之法集編本無誨釋文曰誨魯讀一隅皇疏本下有而示之三字宋晁氏公武讀書志據蜀

則不復也皇疏本則下有吾字考文據古一本足隱憤芳至又反編本無證之義集編本誠至近

至作意今從翻宋本
 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未嘗考下文據古本
 是日哭皇疏本日下有也
 唯我及毛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心淳衢州本校勘記所據十行本
 馮皮至去聲七字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或作吾亦爲之釋文曰一本可求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齊釋文曰本
 聞詔皇疏本下有樂字
 本古訓據高爲樂釋文曰爲吾將問本無將字曰古之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訓
 又何怨皇疏本下
 麗本竝同
 文據古本足利本古敵屣集編本疏食釋文曰疏本或作蔬皇疏本
 其不可通本無女奚皇疏本將至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同
 敏以求皇疏本敏下有而字考文據
 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三上有我字有作得考文據古本足
 爲隱皇疏本下
 利本竝同
 無行皇疏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常久之意纂疏通本張敬至質言十九字集編而識
 考文補遺據知之次古訓據高麗潔己唐石經潔作潔考異據宋石孔子曰皇疏本曰上有對字
 古本無而字
 古訓據高進之皇疏本古本同君取釋文本皇疏本取作七住反纂疏本有得皇疏本下有也字
 麗本竝同
 據高麗正惟爲釋文曰魯讀正疾病釋文本無病字又禱爾考文據古一禱久皇疏本禱下有之
 本竝同

諫力軌反通本無。又士至之意五十五字。不孫皇疏本孫作遜。坦蕩蕩釋文曰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子温

而厲釋文曰一本作子厲作例皇本作君子。而不猛皇疏本無而字。德行者翻宋本無者字。玩心集編纂疏本心作味

○秦伯篇 經無得釋文曰德。為何如翻宋本纂箋本。小子至。深矣二十五字。貴乎古訓據高麗本無乎

字。經修身至之達二十六字。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十七字。經有餘在已。疏宋本集編纂。人也釋

人字。經寬廣也翻宋本無也字。經詩本性情翻宋本。人之性情翻宋本性情作情性。十年近本集編纂疏纂箋本。經使驕

且吝皇疏本使上有設字。考文據觀也皇疏本下有矣字。考文據得也皇疏本下有已字。考文據

本竝。經易去聲通本無。經好學之功集編本下有四者更相為。經其政皇疏本有也字。考文據古。經文章

考文據古本。經亂臣唐石經初刻無臣字後。五人集編。三分釋文本皇疏本三作。周之德皇疏本

考文據高麗本竝同。經閒然矣無首句矣字。○子罕篇 經博學至名也二十二字。經執射乎吾執

御矣考文補遺據古本執。經可從也近本也作矣今從翻宋。經蓋禮樂集編本。經大宰通本及論語

與者集編本。經知我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高麗本竝同。經問於皇疏本上有來字。空空釋文曰鄭。則可

古訓據高麗本竝同。經閒然矣無首句矣字。○子罕篇 經博學至名也二十二字。經執射乎吾執

見無則字即其近集編纂疏本遺下集編本則豈聖通本無皆聖王集編本齊衰考文據古冕釋文

本作弁云魯讀雖少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古必趨考異據宋石忽焉通纂箋本及毛齊作齋冕釋文

乎近本纂箋本欲作求今從輶釋文曰置又作積沽諸隸釋載漢石經我待集編本而求售通本而

反魯皇疏本反下有於字考文據斯夫通本夫愚謂至之辭十六字集編本無近本纂箋本篇終

曾好去聲通本進止至上章編八字集可畏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同畏也已皇疏本下有矣字考

麗本同焉知至虔反七字纂至於極通本至說乎皇疏本悅未達近本通纂箋本未作今麗母

友皇疏本論語解本集說本毋作無考文衣敝釋古本皇疏本敝作弊考文狐貉考文據古道也考

據古本後彫疏本彫作凋考文據古本及皇見也通本也知者皇疏本知作智醫棣大計反本

無釋文曰未遠之有皇疏本下有哉字考文據古本夫音扶通本鄉黨篇舊說編

無唯謹論語解本使擯釋文曰擯本又左右手皇疏本右下有其字考攝齊考文據古沒階趨

本及釋文本儀禮通解本提要所據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咸淳衢州本至善堂九經本曾陸氏至誤

也今十五字集編本無近本無也字經下如授釋文曰魯讀下晁氏至此爾四十一字經衿絺裕唐石

刻作衿後磨改作衿絺釋文本衿作衿皇疏本作衿考文據古本足利本並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習研奚反纂箋本研作妍長去聲通本云程

子至從矣四十六字集編本移經狐貉考文據古不佩釋文曰佩字習殺去聲通本經裳用翻宋本深

衣通本深經齊釋文曰齊本或作經膾釋文曰膾鮫臭惡皇疏本未敗集編本陸績集編

本續經惟酒唐石經皇疏本毛本不撤提要據宋九不他通本不經疏食皇疏本疏作蔬考文據古

瓜祭釋文曰魯讀瓜為必今從古經斯出考文據古儺釋文曰魯讀阼釋文曰而送考文據足利

而受之釋文曰一本或敢嘗考文補遺據古范氏至誠意八十六字經嘗之考文據古賜生釋文曰

為牲今經食恐纂箋本上有畜經拖紳唐石經釋文經大廟翻宋本通本及毛本不容唐石經釋文

見齊皇疏本上有子字考文據古本見冕釋文曰冕以貌考文據古本負版考文據古所天集編纂

作經車中不內顧釋文曰魯讀車經時哉時哉釋文本時共之釋文曰共又作供皇疏

後進之纂疏通本經門也皇疏本也上有者字考習從去聲通本行去聲纂箋顏氏近本氏作子今

敬經車中不內顧釋文曰魯讀車經時哉時哉釋文本時共之釋文曰共又作供皇疏

後進之纂疏通本經門也皇疏本也上有者字考習從去聲通本行去聲纂箋顏氏近本氏作子今

纂疏通本。○季康釋文。則亡皇疏。本下有宋聞好學者五字。○文。○醫。好去聲纂。○以。為之樽。皇疏本

考文據古本同。又據足利本。○鯉。也。死考文。據古本。○吾。不皇疏。本下有古訓。○不。可徒。行也。皇

本。上有吾以二字。末無也字。○醫。喪去聲纂。○從。去聲通。○曰。有慟。皇疏本。上有子

足利。誰為皇疏。本下有慟字。○情。性之正通。○不。循理。集編。○季。路考文。據古

敢問死唐石經。○皇。疏本。○毛。本。○葛。本。○論。語。○解。本。○上。有曰字。○考。文。○據。○閔。子皇疏。本下有

子。○樂。者纂疏。○通。本。○得。英材近本。○纂。疏。○纂。本。○材。作才。○若。由皇疏。本上有曰字。○仍。舊釋文。曰。魯

今從。○之。瑟皇疏。本。○瑟。作鼓。○考。文。○據。古本。○師。與商也。○孰。賢皇疏。本。○上。有曰字。○下。有乎字。○考。文。○不。及皇

本。○下。有也。○畜。○考。文。○據。古本。○求。也。○本。無也。○字。○附。益之皇疏。本。○之。作也。○考。文。○據。古本。○為。去聲通。○冉。有纂

本。○有。○而。攻皇疏。本。○也。辟皇疏。本。○辟。作僻。○考。文。○據。古本。○此。章。○至。二字。○九。字。○通。本。○作。章。○首。當在至

章。○十。一字。○通。本。○作。當在。○庶。近通。本。○上。增力。○億。○皇。疏本。○作。憶。○考。文。○據。古本。○踐。迹釋文。曰。○述。○君。子者

乎。○考。文。○據。古本。○其。聞斯行諸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特。患集編。本。○而。使之。○纂。○女。為死皇疏。本。○女

汝即孔子即作耶屬上經大臣釋文云古文臣字臣作惡留才臥反集編本毋吾以皇疏本毋作無考文

鄭本率爾皇疏本率作卒饑饉釋文曰饑饉鄭本有勇考文據古本晒之古文補遺攝管至曰饉

集編本無經足民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同益遜五十八字公西至學也三十二字集編本

言小亦謙辭集編本無經之撰鄭作撰志也釋文本莫春釋文曰莫本亦作暮通本及皇疏冠者皇疏本

本足利本同而歸釋文曰歸鄭本作饋四子至歌也九十六字集編本無近本撰具也之下有莫春

語曰坊中諸本四書如增莫春和煦之時類若好事者妄加增改云云據此則集注原無故夫子翻

本故作而門至此矣十八字集音扶通本在下晒由也之下經曰夫子皇疏本夫作吾點以至

其說十九字集曰為國皇疏本上有子字考夫子至不遜十一字集唯求論語解本唯與平

至許之集三十四字無經宗廟會同釋文曰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皇疏本作非諸侯而何刻唐石經初

侯如之何後磨改同今本釋文曰一本作非諸侯如之為之小皇疏本下有相字下為之大此亦至

之辭二十七字無顏淵篇克己皇疏本克作剋考文據古以不勉集編本經訓或作切字經訓

音刃纂箋無經斯謂之仁已乎皇疏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又論語解本已作矣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經斯謂之君子已

乎皇疏本斯下有可字無之字又集編纂疏纂箋本已作矣曾夫音扶通本皆兄弟皇疏本皆有為字考文

據古本足利本古同民信皇疏本上有令字考文據古本同又子貢曰皇疏本次句無子貢字考文無

信皇疏本無作不考文據古本經子成皇疏本成作城考文據古本文為考文據古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無

韋考文據古本同犬羊之韡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並同經年饑釋文曰饑鄭本作飢經辨惑釋文曰惑德也皇

本無也字考文據古本同欲其生皇疏本下有也字欲其死既欲其生下是惑考文補遺據經吾得而食諸釋文本

焉字下注曰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皇疏本並同經折獄釋文曰魯讀折經無倦釋文曰倦經博學於文釋

曰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皇疏本有君子字經以正皇疏本以作而考文據古本並同經家之故集編纂疏考

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經風口疏本下有也字草字下同考文據古本並同草上釋文本皇疏本上作尚考

經子之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並同經達矣考文據古本下有矣字達也者皇疏本無也字下聞也者同考文據古本並同經當時至世乎二十

同經達矣本無矣字下有矣字達也者皇疏本無也字下聞也者同考文據古本並同經當時至世乎二十

無經無攻皇疏本無作毋古忘其集編本同經問知皇疏本知作智下經上知至如字通纂箋本去上有

字又翻宋本通纂箋本**經**錯諸釋文曰錯或作措考文鄉也釋文曰鄉又作擗皇疏本作嚮考

下如字三字作下同二字**經**錯諸補遺據古本諸作於文據古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經**賢

遍纂箋本上有**經**言乎皇疏本上有是字考文據古本**經**善道之皇疏本上有以字道作導無之字不

可則止皇疏本不可二字作否一字考**無**自辱近本及唐石經釋文本毛本葛本論語解本無作毋忠

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及皇疏本集說本考文所○**子路篇****經**勞如字集編**經**無倦釋文本

據古本足利本古訓所據高麗本考異所據宋刻九經本**經**迂也鄭本作于迂其正考文補遺據古

提要據武英殿本宋本九經岳**經**曰吾不如老圃皇疏本上有子字考文據古本樊須也考文據古

珂本校勘記據十行本並同**經**曰吾不如老圃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經**使去聲通本**經**兄弟

負釋文本**經**好去至虔反十四字通本無又集**經**以為考文補遺據古本古訓**經**使去聲通本

也皇疏本無也字**經**再有僕考文據古本同**經**王者至興也十字集**經**化波有治字**經**程子至能致八

集編**經**正人考文據古本**經**冉子及集說本子作有**經**朝音至去聲六字通**經**幾也考文據古言曰

考文據古本君之難皇疏本無之字考而喪邦古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莫子違樂字考文據

言下有而字**經**言不善近本纂箋本言作如今從**經**者說皇疏本**經**無欲釋文本無作毋考文據

據高麗本並同**經**言不善翻宋本集編纂疏通本**經**者說皇疏本**經**無欲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

同無見皇疏本無作毋。父音甫無通本。直躬釋文曰躬。爲去聲通本。棄也唐石經。程子至平

矣三十六字。稱弟釋文曰弟亦作悌。皇疏本作悌。算也釋文曰算本或作算論。必也考文補

也本無。習狷音絹本無。善夫考文據足利。猶不可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纂箋本。不善者惡之考

據古本古訓。高麗謂之。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高麗本同。惇惇釋文曰惇。兄弟怡怡皇疏本下有如也二字考

立同考文。又據教之孝。近本之下有以字。今從翻宋本。棄之唐石經。○憲問篇憲克伐。考文據古本克

剋此亦。至貪欲二十三字。集編纂疏。通纂箋本。及集說引。棄之唐石經。○憲問篇憲克伐。考文據古本克

朝羣經音辨。引鄭本作卑。講飾之考文據足利。疏食釋文本皇疏本。疏作蔬考文。既乎其通本無

公綽釋文曰綽。大夫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高麗本。竝同子。曰考文據足利本。古訓之知。皇疏本知作智考

同成人矣考文據古本。冉求求藝也。四字翻。公孫拔近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拔作枝誤今從翻宋

其言皇疏本下有也字。下其笑其取同。左衽毛本。葛本豈若。唐石經初刻無。讐也集編本。夫

僕釋文曰僕本。又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釋文本皇疏本。言作曰皇疏考文。又據足利本。同釋文古

喪去聲籩箋本下有 絜為之也難皇疏本上有其字無也字考文據古本同考文又 絜弑簡釋文曰弑

皇疏本作殺古 陳恆考文據古 致仕翻宋本 告夫三子唐石經皇疏本三上有二字考文據

告夫同近本無告夫二字今從翻 絜君曰君論語解本 三子者考文據古本古訓據 之三子告釋文曰或

告皇疏本三上有二字考文據古 不告也皇疏本無也字 絜人得集編本 仲尼纂疏通本 絜勿欺也皇

本也作之考文補 絜教以纂箋本 絜循天理翻宋本 絜亦信之也纂疏通本 絜象辭翻宋本通

絜而過其行皇疏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古 絜知者皇疏本知作智 絜方人釋文曰方賢

乎哉皇疏本乎下有我夫二字下句無我字 絜思其不能皇疏本其不作已無考文據古 絜丘何為是

釋文曰或作丘 孔子曰皇疏本曰上有對字考文據古 絜於公伯寮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

辟世皇疏本辟作避考文據古 絜石門皇疏本下重石門字考文據古 絜而不為集編本而 絜荷蕢釋文

本又作何考文 孔氏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 難矣考文補遺據古 絜子曰何論語解本 絜天子達近本

於庶人三字今從翻宋 絜以敬考文補遺據古 絜人者至 人矣集編本無 盡乎人纂疏本 絜孫弟皇疏

選梯考文而無述釋文本無而字為賊皇疏本下有也字。困幼至長近本長作老謨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經將命皇疏本下有矣字考文據古本。

古訓據高麗本竝同。困長少集編本少長。○衛靈篇。經問陳釋文本陳作陣。絕糧釋文曰糧鄭本作稷皇疏本考文據古本同。有窮考文據古本同。後行皇疏本下有矣字。困女以皇疏本女作汝。困鮮矣考文補遺據皇疏本參於皇疏本參下有然字考文據古本同。困卷而懷之唐石經初刻作卷而懷之。困合於

聖人皇疏本無於字。困不與之言唐石經皇疏本與下無之字考文據古本足利本提知者皇疏本知作智。困仁唐石經皇疏本仁作人。困仁者皇疏本下有也字。困之輅釋文曰輅。困飭戒近本纂箋本作成飭今從。困人無皇疏本本人下有而字。困已矣乎皇疏本無乎字。困而見也近本纂箋本見下有之字今。

困小慧釋文曰魯讀慧為惠今從古。困君子義釋文本無。困孫以皇疏本孫作遜。困則義以通本無。困行之皇疏本無之字。困補遺據皇疏本下有也字。困於人也皇疏本無也字。困所譽皇疏本古本同。困古本同

困本所作可。困考文據皇疏本無之字。困譽平聲通本。困知其美集編本美作善。困亡矣皇疏本上有則字。困於人也皇疏本無也字。困所譽皇疏本古本同。困古本同

困本提要今從纂箋本及釋文本。困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元氏氏四書辨疑所據中原古注。困武英殿本韓愈論語筆解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四書纂疏四書集編此兩本通志。

困本提要今從纂箋本及釋文本。困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元氏氏四書辨疑所據中原古注。困武英殿本韓愈論語筆解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四書纂疏四書集編此兩本通志。

困本提要今從纂箋本及釋文本。困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元氏氏四書辨疑所據中原古注。困武英殿本韓愈論語筆解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四書纂疏四書集編此兩本通志。

困本提要今從纂箋本及釋文本。困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元氏氏四書辨疑所據中原古注。困武英殿本韓愈論語筆解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四書纂疏四書集編此兩本通志。

困本提要今從纂箋本及釋文本。困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元氏氏四書辨疑所據中原古注。困武英殿本韓愈論語筆解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四書纂疏四書集編此兩本通志。

困本提要今從纂箋本及釋文本。困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元氏氏四書辨疑所據中原古注。困武英殿本韓愈論語筆解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四書纂疏四書集編此兩本通志。

堂所刊仍誤已校亡矣夫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本矣作已今從纂箋本則亂大謀考文據足利本無則字又弘人

勸記所據十行本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垂語纂箋本語作訓憂貧古訓據高麗本下有也字在外者纂箋本作自外至者知及皇疏本知

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作動民集編本上愚謂集編釋文一本此處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日無近本纂箋

集編纂疏通本後其食讀書志載蜀石邪正之異近本纂箋本異作類今從及席考文據古本

本下有子告考文據古李氏篇音韻音至音俞六字通纂邦城釋文曰邦伐為皇疏本作為伐

也字據古本古訓據高麗本竝相矣考文補遺據於皇疏本無於字下句同考文據古本同後世必為

同考文據足利本作為伐釋文本無然亦可纂疏通本必為皇疏本必下有更字考文據古魯公近本纂箋本公作君今

後世字本以來之考文據古邦內釋文曰鄭不在顯與唐石經在下有於字古訓據高麗在蕭牆隸釋載漢

有於字又載石經下無私議通本上當然也翻宋本便辟考文據古本古訓至於庶近本纂

曰盍包毛周無於道人考文據古佚遊釋文曰佚躁釋文曰魯讀而不言皇疏本無而字古

有以字今從翻宋集編纂疏通本道考文據古導釋文曰佚躁釋文曰魯讀而不言皇疏本無而字古

在得釋文曰得所待集編本得貪得也四字集夫子云然翻宋本集編纂無德而稱皇疏本

或作德得所待集編本得貪得也四字集夫子云然翻宋本集編纂無德而稱皇疏本

說本德作得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國朝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篤據祁氏餓於葛本論語解
所藏宋本集注古訓據高麗本並同又皇疏本無而字考文據古本同

曰未也考文據古本不學詩皇疏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以言皇疏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以立古訓據

下有二者皇疏本者下有矣字考文據問一作問問皇疏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君稱考文據古本亦曰君夫人皇疏本下有也字

據高麗本並同○陽貨篇歸孔釋文曰鄭本作饋知乎皇疏本古本同國之迷亂集編本初而言通

而言作唯上知翻宋本集編纂疏通本及皇疏本知作智此承至而言編本無或曰至文耳編本

無子之考文據古本弦歌翻宋本集疏通本及皇疏本弦作絃唐石經初莞爾釋文本莞華至

反八字通易使也古訓據高麗易去聲通本其戲也通本也弗擾皇疏本弗作不考文據古

不說皇疏本說作悅公山氏之之考文據古本古訓據說音悅通本用我皇疏本上有復字有

為之人無有字孔子曰高麗本曰上有對字人任焉論語解本人作民考李氏至相似本無

佛胼皇疏本作佛胼唐石經不曰皇疏本上復有曰字力刃纂疏本張敬夫集編本作由

也女問皇疏本無也字女作居皇疏本上有曰字好知皇疏本古本同極廣而無所止通本廣作遠

汝考文據古本同居皇疏本古本同好知皇疏本古本同極廣而無所止通本廣作遠

傷害通本害 不備纂箋本 女為周南召南皇疏本 古本古訓據高麗本 召作邵考文據 盜賊翻宋本 須要近

今從集編纂本 通本 須 穿窬釋文本 窬作喻 賊也考文補遺 據 棄也唐石經 棄作弃考文補遺 據 君

也與哉釋文曰 與哉本或作無哉 考得之也古訓據高麗 苟患失之古訓據高麗 而己者翻宋本

氣失纂箋本 上有亡 益衰纂箋本 也廉釋文曰 魯讀廉 忿戾考文據古本 子曰巧言章唐石經

此章後旁增皇疏本無此 朱也古訓據高麗本 無家者皇疏本 者作也考文據古本 足 言語觀聖

翻宋本集編纂疏 天何釋文曰 魯讀天 無隱之意通本 意 儒悲釋文曰 孺以疾皇疏本 上有之

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考 期釋文曰 一 曾祖官反纂疏本 祖作徂 可止也翻宋本 纂疏 夫稻皇疏本 下有

據高麗本竝同 於女皇疏本 女作汝 女安皇疏本 上有曰字 母乎隸釋載漢石 然後免翻宋本 集

本然則其勇集編纂箋本 子貢曰皇疏本 上有問字考文據 亦有惡乎子曰 有惡隸釋載漢石 無

末惡 下流隸釋載漢石 而窳釋文曰 魯讀窳 曾所報反纂箋本 惡乎皇疏本 乎作也考文據古 徹以

為知釋文曰 徹鄭本作較考文據古本 同 疑若集編本 唯女論語解本 不孫皇疏本 論語解本古

訓據高麗則怨皇疏本怨上有有同四十而見惡隸釋載漢石經四○微子篇子爵也通本無

之邦隸釋載漢石歸女鄭作饋折中近本中作衷今從翻宋過孔子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

二何德之衰三句唐石經衰下有也字隸釋載漢石經同皇疏又下諫下追下竝已而二句釋文曰魯讀期斯已矣

之纂疏本及皇疏本辟作避得與之言皇疏本下辟去聲纂疏七餘反近本翻宋本纂箋本

乃歷反纂箋本作力執輿者為誰皇疏本下有乎字隸釋載漢石經與作車誰下巨與

曰是也皇疏本上有對字考文據古本古訓據夫音至平聲六字通今下翻宋本

孔丘之徒釋文一本作子又滔滔釋文曰鄭辟人皇疏本辟作避下同考文據古本古訓據高麗而釋

吐刀反集編本行以告夫子惏然隸釋載漢石經同羣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

正為天下通本為聖人之仁集編本荷篠釋文曰篠本又作篠皇疏植其杖而芸

至遍反在下節注上君臣之義隸釋載漢石廢之皇疏本上有

欲潔宋刻九經本校勘記據十行本竝同不行皇疏本下有也字考

同隸釋載漢石經之下有也字欲潔宋刻九經本校勘記據十行本竝同不行皇疏本下有也字考

屬本 **經** 朱張釋文曰鄭其身古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經** 與平聲通本在下中 **經** 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

竝同 **經** 朱張釋文曰鄭其身古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經** 與平聲通本在下中 **經** 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

以其斯 **經** 中去聲 彙疏本 **經** 夷逸 隸釋載漢石經上 **廢** 中 鄭文曰 **廢** 而孔子 疏通本無而字 此所以

無此字 **經** 於河 唐石經 皇疏本 論語解本 於作于 下於漢於海同 考 **播** 鼓 釋文曰鼓亦作靴 皇疏本作

故 **不** 棄 唐石經 **經** 詩紙反 近本脫此三字 今從翻宋 **經** 無若子夏 通本無 **經** 作無 彙疏本

經 拒之 釋文本 皇疏本 拒作距 隸釋載 **經** 所聞 考文補遺據古本古訓 **經** 我之大賢 考文據古本古訓據高

賢 **經** 高之病 近本 彙箋本 病作弊 今從 **經** 不為也 考文補遺據 **經** 鼻口 近本作口鼻 今從翻宋 **經** 所明 彙

本明 **經** 所存自熟 通本引黃氏曰集注 **經** 必文 皇疏本 必下有則 **經** 儼然 釋文曰儼本或作 **經** 厲已 釋

曰厲 鄭 謗已也 考文補遺據古本古訓 **經** 此章 至 詳之 十二字 集編本 作此章不能無弊 學者正不可以

尋者矣 三 **經** 酒掃 彙編本 抑末 釋文曰末有卒 考文據古 **經** 其惟 唐石經 皇疏本 惟作唯 隸釋載漢石經

勤記 據十 **經** 非先傳 彙箋本 非 **經** 其易也 翻宋本 集編 彙 **經**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隸釋載漢

行本 竝同 **經** 非先傳 彙箋本 非 **經** 其易也 翻宋本 集編 彙 **經**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隸釋載漢

字者也 **難能** 皇疏本無能字 考文據古本 **子貢** 隸釋載漢石經 同 **不善** 皇疏本下有也字 之甚 隸釋

作其 **食焉** 皇疏本同 考文據古本 焉作也 **未墜** 隸釋載漢石經 墜作墜 **識其** 隸釋載漢石經 識作志 **營之宮牆** 皇疏本及

皇疏本之作 諸隸釋載漢石經 考文據古本 牆下有也字 **窺見** 唐石經釋文 本皇疏本 窺作闕 古訓據高麗

同 又考文據古本 古訓據高麗本 牆下有也字 釋文曰 仞一作刃 **而入** 皇疏本下有者字 考文據

子之牆數仞 皇疏本上又有夫字 考文據古本 同 考文曰 仞一作刃 **而自絕** 皇疏本下有也字 考文據

七尺 集編本 **之云** 皇疏本 **日月** 皇疏本上有如字 考文據高麗本 竝同 **自絕** 皇疏本下有也字 考文據

分量 有也字 **為知** 皇疏本知作智 下及也 考文據高麗本 無也字 **而升** 近本 皇疏本下有也字 考文據

通 **夫子** 之 考文據高麗本 無之字 **知者存焉** 近本下有聖而進于不可知之神矣 十字 **○** 殘白篇

第二 十 唐石經 二 **氣** 近本 皇疏本 作節氣 今從 **亦永** 通本 無 **無以** 隸釋載漢石經 罪在 皇疏本 無

載漢石經 考文據古本 **序** 云 近本及 皇疏本 云 作曰 今 **多仁人** 翻宋本 多作少 **行焉** 皇疏本 焉作矣 信則

民任焉 皇疏本 無此句 隸釋載漢石經 考文據古本 同 **公則說** 皇疏本 說上有民字 考文據古本 同 **說音悅** 通本

子張問 皇疏本 下有政字 考文據古本 同 **謂五美** 考文據古本 下有也字 **費芳味反** 四字 通本 并在末節 **可勞**

皇疏本上有其字考出納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納作內考
文據古本足利本同文據古本古訓據高麗本同
今從古又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毛本子上有
孔字考異據宋石經校勘記據十行本同

無漸集編本
漸作序
經子曰不知章
論釋文曰當
無此章

四書集注附考卷二

吳縣吳志忠輯

孟子

序說

漢書注

纂箋本

詩書而已

通本無而

梁惠王不果

通本無

仁字

集編本

簡志

字

○梁惠王上

叟長

至之類

十六字

集此二

至放此

十九字

集精察

太史

至心也

無

於物

宋孫氏

爽孟子

歡樂

音義曰

於音烏

通本有

切音刃

三字

在國朝

校宋刊

趙注

網也

通本無

然後斧斤

集編本

無飢

毛本飢

作饑

校勘

許六反

本許作

較今從

翻

斑同

翻宋本

集疏

財成

近本財

作裁

今從

翻宋本

宋本纂

疏纂箋

本王去

聲纂箋

斑同

翻宋本

集疏

財成

近本財

作裁

今從

受教纂

疏通本

以挺

校勘記

據十

斂於民

纂箋本

而使民

飢

通本無

一酒

刻本校

勘記據

易耨

音義曰

耨

夫音扶

通本無

沛然

音義曰

沛

淳然

本由誰

能誰作

執

辟彊

近本集

疏集編

纂疏本

彊作

彊忠

案字若

作疆

宋本通

亦此意

纂箋本

齟齬

音核

通纂箋

本下有

無傷

至害也

十三字

集

無秋毫毫孔本韓本太山集編本及孟子以超音義曰超敵疆孔本韓本疆作強蓋亦韓本蓋作盡考

欲藏集編本若是集編本及孟子意同集編本邪侈音義曰侈陷於孟子說本罔民音義曰丁

然矣通纂箋本羅網集疏本說具近本集編纂箋本具作見前章近本集編纂箋本章作篇今

常生之道集編本梁惠王下近本此處不題卷二連上合為卷第一後卷竝如是故篇題孟子集注止

所載亦竝云十四卷然則七卷者乃俗本所并而齊其集疏本齊猶古近本纂箋本及毛本韓本孟

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成淳衢州本影宋本孟子子傳至善堂九經本好樂而能纂箋

有樂音昆夷子四考據石經宋本校勘記據廖本竝同較計集疏集編通詩周頌翻宋本集疏

書文小異纂疏本放于近本及毛本于於今從翻宋本集疏集編纂舒救反纂箋本瞞音

曰字亦五百人有有字謗怨纂箋本厭平聲通纂箋本行去聲通本在下所行考異據

無行獨四考據石經使之養集疏本乃積孟子說本餼糧音義本裹糧翻宋

孔本作襄囊四考據宋本可以爰方通本脫可餼音至音集十二字其民人近本民人作人民今

校勘記據十行本竝同可以爰方通本脫可餼音至音集十二字其民人近本民人作人民今

集編 經 至於於作子輔相音義曰輔音至音歷九字集凡九世近本集疏集編纂疏通本九作

庚祖甲庚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凡經知慧纂箋本及韓本孟鐵基音義曰鐵音茲集編本

歷九世則作七誤也今從翻宋本纂箋本音智三字 經狗吠通本狗民居纂箋本郵音尤集編通乘去聲集編音相去聲纂箋此承至設

問六字集編本作音賁音奔集編程子至動矣九字集經膚撓音義本孔本韓本撓作撓提要據宋

本竝一豪近本及集疏通纂箋本及毛本豪作毫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本及孔本韓本提要所據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咸淳衢州本影宋本孟子至善堂九經本 音黜伊至

侯也八十二字而不動心者也集編本作而能音舍去至軍矣四十九字慮勝翻宋本音夫音扶

集編 經 不惴音義曰惴音好去至瑞反七字集下文詳之音聞與至音扶十二字音彼謂集

本無 經 其末通本其其內纂疏通本音夫音扶集編惡平至音故也四十一字音告子至已爾二十六字

孟子至者故四十七字集編本無又經塞于考異據宋刻九音却甚近本集疏集編纂箋本及語類所引

音餒奴罪反集編音助之意纂疏本合乎道義翻宋本集疏纂疏纂音慊口至音反八字集編本無

規二反今從翻宋本音詳見告子上篇集編音不耘孟子說本音長上至上聲音舍之不耘近

策編纂箋本不上有而字今
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
習彼寄反近本纂箋本彼作皮今從翻
習本於心近本本作出今從翻宋

箋雜於集編本
習行去聲本無編
習既聖矣考文據足利本考異據宋
習惡平至
音扶九字集
舍上聲集

本無
習曰不同道四考據宋
習班齊至
同也十八字集
習曰然則曰字
本根近本纂箋本作根本今

疏通
可信也集疏本
習太山近本纂箋本及孔本韓本毛本孟子說本太作秦校勘記據十行本同今

堂九
出於孟子說本
習埴大至
音老七字集
習力謂至
之力八字集
霜若至
是也八字集
贍足至
之篇

十二字集
著明也近本纂箋本也上有者字今從
習惡去至
免也二十九字集
般音至
音傲九字集
孽

魚列反集編
習朝音潮本無編
習願藏音義曰藏
習以市官無纂箋本
之氓音義曰氓或
習氓音盲集編

習自生民孔本自下有字考文據古本四考據宋本竝同校勘
之通本之內
交音義曰內
習惡

去聲下同
習擴而字亦作擴
習擴音廓本無編
於四行集編本
唯恐近本集編通纂箋本及孔

作惟今從翻宋本集疏纂
疏本提要所據宋本四書
習函音含集編纂
焉於至
音扶七字集
仁道之大集疏本
由弓考異據

經本由
矢人而由孔本上有由字校勘記曰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
習由與猶通集編通
志於仁集疏

誤人 **周子** 近本子誤氏今從翻宋本 **諱疾** 諱作諱 **取於人** 孟子說本 **舍上** 至音洛編本無 **舍以**

從集疏集編纂 **朝音** 至罪反編本無 **遺佚** 音義曰佚或 **厄窮** 音義曰厄 **裸裎** 音義曰程止之

曰或作 **伏音** 至 **留也** 百二十一字 **夷隘** 音義曰隘或 **公孫丑下** **夫音扶** 集編 **寡助之**

至或作主 **至** **畔之** 音義曰畔張 **今日弔** 毛本日作以四考據宋本校勘記據廖本竝 **在官** 集疏纂

宮作 **與有為** 通本與 **樂音洛** 無 **好去聲** 集編 **皆適於義也** 集編 **贖徐刃反** 集編 **孟子為兵**

備 近本作為孟子兵備今從翻宋 **去上聲** 集編 **饑歲** 孔本饑作飢考異據宋石經 **轉於** 孟子說

乎 **幾上聲** 集編 **失政** 通本失 **見音** 至 **去聲** 九字集 **欲以諷** 纂本 **蜚音** 至 **平聲** 十三字集

為去聲 集編 **膏董** 至 **美也** 二十四字 **稱去聲** 集編 **不得** 至 **作而** 二十九字 **親膚** 集編 **近**

其肌 近本纂箋本上有親字衍今從翻宋本 **吾聞之** 近本集編纂疏纂箋本孟子說本下有也字忠

連此句讀是古注本原無也字即朱子集注舊刻亦無也字有者乃俗本之誤耳儀禮通解亦朱子手

定本而卷第五與卷十五兩引此章俱無也字是可證矣今從翻宋本通本及孔本韓本毛本提要所

據南宋石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咸淳衢州本影宋本孟子 **沈同** 音義曰沈 **惡監皆平聲** 集編

傳孟子集疏通志堂所刊集疏仍誤增也字至善堂九經本

成王幼 集編本 幼作立 **日周公知** 集疏本 無曰字 **與平聲** 集編本 無 **更平聲** 集編本 無 **鄙夫** 集編本 夫作人 **改過之心** 集編本 心作美

置於 近本 集疏本 於作之 今從翻 **孟子** 至 **去也** 十字 集編本 無 **朝音** 潮 通本 在下節 **夫音** 至 **平聲** 六字 通

龍音 龍 通本 下有斷 **市也** 近本 集編本 纂疏 通 纂疏 本 孔本 也 作者 今從翻 宋本 集疏本 及 韓本 毛本

孟十行 傳 校勘 記 所 **於畫** 孔本 韓本 畫 作 **齊宿** 音義 曰 齊字 亦 **我明** 集編本 **長上聲** 集編本 **臥而不**

應集疏本 **子哉** 毛本 子誤 子 **子三宿** 而出 書 翻 宋本 出 上有 後字 **悻悻** 音義 曰 丁云 字 亦 **夫音** 至

上聲 六字 集編本 無 ○ **滕文公上** **求他** 集疏本 求 他 作 他 求 **瞑眩** 音義 曰 又 **不廖** 通本 不 **齊疏** 音義 本 韓本

據宋 **俱文王** 集編本 俱作皆 **傳受** 集疏本 **改也** 集編本 **他日** 四考 據 宋本 **草尚** 毛本 孟 子 說 本 尚 作 上 四

本 宋本 九經 至 善堂 九經 **伏也** 集疏本 伏作什 **詩云** 毛本 云 **子茅** 音義 曰 茅 張 **絢音** 至 **力反** 七字 集編本

無 **放辟邪侈** 集編本 纂疏 通 纂疏 本 及 毛本 辟 作 辭 校 勘 **罔民** 音義 曰 張 **音義** 至 **前篇** 六字 集編本 在 下

節注 **接下** 集疏本 以制 纂疏本 有 **徹列** 至 **夜反** 八字 集編本 無 **授田五十** 近本 翻 宋本 集疏本 纂疏 通 纂疏 本 在 下

授田百畝 竝作 授 此亦 **授田百畝** 纂疏本 當 似 此 翻 宋本 集疏本 **盼盼** 音義 曰 丁 **夫音** 扶 集編本 無 **野**

人野集編本 **醫**雨于付反集編本 **醫**惟新近本 **醫**纂箋本及毛本惟作維今從翻宋本 **醫**疏通本及

衢州影宋本 **醫**孟子孟子傳 **不鈞**近本 **醫**纂箋本及毛本孟子說本 **鈞**作均忠案下篇告子鈞

考文補遺所據古本 **醫**利本提要 **醫**所據南宋 **醫**岳本 **醫**夫音扶集編本 **醫**野集編本 **醫**夫音

至去聲 **醫**養直至 **列反**七字 **醫**當時翻宋本 **醫**夫音扶集編本 **醫**不失乎集疏本 **備**

具集編本 **醫**為氓音義曰 **醫**捆屨音義曰 **醫**而後衣孔本 **醫**而作然四考 **醫**據宋本校 **醫**械器 **醫**械器 **醫**械器 **醫**械器

作器 **醫**亦以其毛本 **醫**小人翻宋本 **醫**提要 **醫**據宋本四書 **醫**影宋本四考 **醫**據石經宋 **醫**以此相易集編本 **醫**繁

殖集疏本 **醫**鳥跡孔本 **醫**迹韓本 **醫**濟潔 **醫**有序 **醫**孔本韓本 **醫**序作 **醫**敘放勳 **醫**曰音義本 **醫**有典 **醫**疏集

通纂箋本 **醫**夫音至 **醫**去聲六字 **醫**然其所及通本 **醫**此其所以通纂箋本 **醫**為君集疏本 **醫**猶言

翻宋本集疏 **醫**未能四考 **醫**據宋本彊 **醫**曾音義本 **醫**孔本韓本 **醫**彊作 **醫**強四考 **醫**據宋本提 **醫**據宋本攬 **醫**攬也 **醫**攬也 **醫**攬也

有若之言纂箋本 **醫**遷于集疏 **醫**通本及 **醫**入於毛本 **醫**於作 **醫**校勳 **醫**倍蓀 **醫**音義 **醫**什伯 **醫**文據 **醫**古本 **醫**考異

據宋石經 **醫**我今纂箋本 **醫**我且集編本 **醫**移易集疏本 **醫**以告孟子孟子曰 **醫**不重孟子字 **醫**本為小民集

本爲其於先後纂箋本無其字則又其纂箋本無其字○狐狸校勘記據石蠅蚋又音義本韓本蚋作蟻音義蠶音義本韓本或作蠶蠶音義本韓本蠶

或作泚泚然翻宋本泚字不重爲貴矣通本也○隙文公下醫夫音至平聲六字集無醫彊音義本韓本醫中音義本韓本

作強提要據武英殿本南宋石經宋本女乘孟子說本範我音義曰或醫乘去至上聲十五字集中九經岳珂本影宋本孟子傳竝同

而力集編纂疏本醫差與孔本與醫比必二反集編醫焉於至音汝十三字集醫以供集編本不潔孔

韓本潔作絮四醫盛音至永反十一字集醫率其武英殿本及毛本率作帥酒食辨疑據中原古

上聲三字增舍爲去至去聲十三字集無醫率其武英殿本及毛本率作帥酒食辨疑據中原古

去聲集編北狄四考據宋本校勘不惟臣近本集疏集編纂疏本及孟子說本惟誤爲忠案此句因

無不思念執臣節解朱子改作不爲臣解乃改注竝不改經也惟之訓爲其說見於玉篇朱子蓋本之

耳後來傳寫之訛豈可以誣朱子哉今從翻宋本通纂箋本及孔本韓本毛本四考所據宋本提要所

據武英殿本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校勘記所據十行本匪厥毛本匪作儗校勘救民音義曰字醫食

音嗣集編時與今本集編不惟臣近本集疏集編纂疏本惟作醫大誓孟子說本醫與平至音休

六字集無長上聲集編不內毛本內作納校勘闕孔音義曰闕則君子考異據宋刻九醫脅虛至簡反

八字集 **強笑**皆三字集 **何如**四考據宋 **去上聲**集本無 **攘如羊反**集本無 **好去聲**下同 箋本在下

編本無 **於中國**纂疏通本 **澤音**至 **二反**十字集本無 **又近本脫二字**今 **蛇龍**四考據宋 **龍**本無 **龍蛇** **龍** 治去聲

側魚反 **集編** **壞音**至 **內反**十二字集 **誅紂**古文補遺據 **相去**至 **平聲**六字集 **古字通用**纂疏本 **得肆**集編本 **楊朱**四考據宋本 **餓孳**音義曰孳或作苳 **此率獸**翻宋本集疏本獸上有禽字考文補 **肆**作弑 **表反**九字集 **為去**至 **又反**七字集 **佛氏**纂箋本 **說見**至 **當也**七字集編本無 **豈好**

同 **橫為**至 **表反**九字集 **為去**至 **又反**七字集 **佛氏**纂箋本 **說見**至 **當也**七字集編本無 **豈好**

集疏本上有 **壞人**通本 **壞** **討之**近本纂箋本 **討**作誅今從翻 **而自以為**纂箋本 **而字** **擊薄**至 **音引**集編 **子字注**內同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本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無 **盜跖**集疏本 **夫音**至 **平聲**六字集 **頻**音義曰頻 **弗居**集疏本 **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

三十五字。國謂至之國。編六字。集言必死亡。本無。是猶孔本。韓本。毛本。猶作由。四考據宋本提要。集編本無。國謂至之國。編六字。集言必死亡。本無。是猶孔本。韓本。毛本。猶作由。四考據宋本提要。

樂音洛。本集編。此承至之也。十一字。集編本無。又近本章作文。而天下。毛本。而。其自治。無其字。集編本無。

本乎身。乎作於。而言之。近本。纂箋本。言上有推字。忠案。此因上注。目裸音。至。師也。本無。又翻宋本。灌

作不可。至。云爾。二。十八字。以濯。音義曰。濯。恥受。至。手乎。集編本無。利其。有而字。滄浪。至。系也

賈。本無。此類。集編本。而後人毀。考異。據宋本。目夫音。至。之者。九字。集編本無。解見。至。自取。三十八字。集編本無。

惡去。至。謂也。集編本無。為去。至。此也。十七字。通本無。為去。聲。下十六字。目好去。至。去聲。六字。通

王去聲。王去。至。得矣。集編本無。詩大。至。而已。三十五字。知仁義。通本。仁作禮。衰也。通本。也。作已

在爾。孔本。韓本。毛本。爾作之。難。近本。集編本。纂箋本。之。作。諸。今。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及。孔本。韓本

書。咸。淳。衢。州。本。影。宋本。孟。則。天下。集編本。乎。身。集編本。纂箋本。辟。去。聲。近本。作。辟。養。竝。去。聲。誤。今。從

子。孟。子。傳。至。善。堂。九。經。本。則。作。而。目。乎。身。本。乎。作。其。辟。去。聲。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神。纂。箋。本。神。精。通。本。精

本。暗。與。纂。箋。本。上。有。以。不。察。纂。箋。本。我。徒。我。作。吾。目。掩。其。本。掩。作。奄。其。神。纂。箋。本。神。精。通。本。精

亦。不。足。以。集。編。本。足。閒。有。與。字。下。行。政。之。失。政。作。事。其。君。心。無。其。字。程。子。纂。箋。本。罪。人。也。疏。本

四書集注附考卷四

吳縣吳志忠輯

○ 離婁下 君使人校勘記據十無君字 告齊王集疏本 欲以取勝集編本 原泉毛本 皆上作源

聲纂疏通本而漸進以至於極通本 無所受之理近本 纂筭本理誤正今從翻求道切如此編

本無如人謂各舉通本 人游夏集編本 下有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考文據古本扣輪孔本韓本扣

叩 曾徒何反翻宋本 集疏集 不潔孔本 韓本潔作絮 齊戒孔本 毛本孟子說本齊 順利近本 纂筭

今從翻宋本集疏禹之行水集編纂疏 恆胡登反 纂疏 纂筭 我亦人也集編本我作子 曾食音至 音洛六字通本

在下 溺之也集疏通本無也字 而救考文據古本四支孟子說本曾夫音扶纂筭夫章之夫集疏

下有 闕夫子毛本 闕下章同 之所之也四考據宋本曾又音易纂筭本 萬章上 不得其親集編本其作於

又言一年翻宋本 又字 空中出去翻宋本 集疏集編未紓近本 集編纂疏本 紓作紓今 接于孔本

於 放勳音義本韓本毛本動作助考異 曾魚及反纂筭本 下有弟子纂筭本 下乃可得之集編本可作爲

維則 韓本維 齊栗 毛本齊作齊 提要據武英殿本 宋本九經岳珂本 宋本栗作懷 **而子者** 集編本 而字 **習治去聲** 通

無 **大誓** 近本及毛本大作泰校勘記 據十行本同 今從翻宋本 咸淳衢州本 影宋本 孟子傳校勘記

所據 **藏處** 翻宋本集疏集 編本下有也字 **習之相** 至 **如字** 十二字 近本之作之相 竝去聲 七字 **程子** 集編纂疏

氏 **所當然** 翻宋本集編 本無所字 **潔其** 石經宋刻 九經本校勘記 據廖本 竝同 **制斷** 近本集編纂疏 本

本集疏纂 **來仕者** 集疏本 上 **穆公** 音義本 孔本 韓本 毛本 孟子說本 穆作繆 提要 **不諫而去之** 近

翻宋本集疏纂 箋本 下有 **萬章下** **橫民** 音義曰 橫 或作總 **若己** 孔本 韓本 毛本 孟子說本 若作如 四考

子傳 竝同 **不憫** 考異 據宋刻 **由由** 孟子說本 **我行** 集編本 **吾** **先歷反** 通本 歷 **孔氏** 集疏本 岳珂本 影宋

音義曰 本亦 **通貫** 近本作貫 通今從翻宋本 其 **一偏** 通本 其 **習皆方百里** 考文補遺 據古 **三萬二**

千七人 忠案 皆誤也 徐氏此條 即本禮記 王制 篇文 非別有所據 集注不引 王制 文 而用 徐氏語者 取

其文義 加詳 為易明耳 未 **固不可一** 疏纂 箋本 一作故 又集編 **之於亥唐** 辨疑 據中原古注 本

據十行本 廖 **疏食** 孔本 韓本 毛本 疏作蔬 **之尊賢** 據十行本 廖 宋本校勘記 **甥于** 孔本 子 **迭為** 音義曰

本無之字 考異 據宋九經本同

爲稱之也集疏本無也字 萬章問孔本韓本毛本無問字提要據武英殿本南 曰其交也四考據宋 語言

語開近本集疏本語作言今從翻 簿正音義曰簿本多作簿 不以四方近本集疏本上有而字今從 其所

處近本集疏本處作居今從翻 惡平聲近本集疏本平作去誤 行夜近本集疏本本夜行誤

纂疏本集疏本編纂疏通本 丁浪反丁作部 所謂爲貧集編纂疏 自此不復集編本無 能用也近本集編纂疏纂

本集繼續所無 字作之字無二 不以君命無復二字 女下字近本集疏本女下作下女今從 爲竝

去聲通纂本在下 取焉考文補遺據古本四 取非其招四考據宋本 則不可以近

則作而今從翻宋本集 告子上 丘圓反集編本 搏而音義曰搏 是以杞柳集編本以 疑

衍翻宋本集編纂疏 者秦音義曰者本亦作嗜辨 夫音扶通本下有炙 炙之意纂疏通纂

三品之說蓋如此集編本 與平聲注乃若之上 惡去聲通纂本上有 詩曰考異據宋刻九 乘

夷校勘記據宋石經 皆可至集疏本可 孟子專指翻宋本兼指 近本兼作專誤今從翻宋本 顧藉

近本顧作賴今從翻宋本 黃音賈通本 我知集編本 至於心四考據宋 枯亡孔本枯作 有才孟

說本才 **罝** 去聲通纂箋本下有 **罝** 猶必有 **罝** 宋本集疏通仁義也 **罝** 宋本集疏集編纂疏通本 **罝** 賦

爾音義曰 **罝** 不辨音義本孔本韓本毛本辨作辯四考據宋 **罝** 如字纂箋本如 **罝** 弗由纂箋本 **罝** 切

要翻宋本集疏集編 **罝** 人於一身通纂箋本 **罝** 為去聲通本 **罝** 此天此作比 **罝** 弗能 **罝** 弗能 **罝** 弗能 **罝** 弗能

疏集編纂疏通本及孔本韓本毛本孟子說本提要所據武英殿 **罝** 注亦作此纂疏本 **罝** 但作比方 **罝** 宋

本通纂箋本方作字 **罝** 與存翻宋本 **罝** 音邀 **罝** 水勝火通本 **罝** 而巳通本 **罝** 必志本

兩志作至孟子說本上作至 **罝** 告子下 **罝** 一匹音義曰 **罝** 然則舉 **罝** 四考據宋刻 **罝** 孝弟 **罝** 弟作悌校

同 **罝** 長上聲通纂箋本下有 **罝** 之行 **罝** 去聲近本 **罝** 上行二行二字今從翻 **罝** 循理 **罝** 宋本集疏集編纂疏

通纂 **罝** 無他 **罝** 四考據宋 **罝** 七子作此集編本 **罝** 先生之志 **罝** 先生之號同 **罝** 救民也 **罝** 有者字今從翻宋

本集疏集編 **罝** 之心哉 **罝** 集疏本 **罝** 秦穆 **罝** 本南宋石經岳珂本 **罝** 宋本穆作繆 **罝** 提要據武英殿 **罝** 之為 **罝** 去聲

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 **罝** 亦未嘗識賢 **罝** 集疏亦作而 **罝** 言若是 **罝** 有也字 **罝** 治去聲 **罝** 集疏集編纂

平 **罝** 誅其人 **罝** 集編本 **罝** 讀書讀作匱 **罝** 其得罪 **罝** 近本翻宋本集疏通纂箋本 **罝** 大勳 **罝** 疏通本 **罝** 事君者

本成既潔孔本韓本潔作潔考異既於音義曰厄不殞近本集編通纂箋本孟子說本項作隕今

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成淳衢州四議優劣集編本以振近本纂箋本振作賑俗字

疏疏改行爲善集編本四肢孟子說曰肢智之音義本孔本韓本孟子說本智作養則集編纂疏

通本知之之謂神考異據宋刻聖人之止集編本擴充之近本纂箋本之作而翻宋本作廖也音義

作度校勘記夫子孔本韓本子作予提要據岳珂本不距近本集編纂箋本及孔本韓本毛本孟子說

要所據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成淳衢州本從焉竝去聲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

孟子至善堂九經本四考所據宋本校勘記所據廖本曾從焉竝去聲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

據廖音義曰易忽近本集疏纂疏通纂箋本性者也近本集疏集編纂疏通纂箋本無

之者二字據此是近本爲醫中爲行竝去聲翻宋本無爲細微曲折翻宋本無巍巍韓音義本孔本

提要據武英殿本影宋本之之士毛本士猥者校勘記據十萬章問翻宋本下不潔孔本韓本潔

宋刻九鄉人非有近本集疏集編纂疏通纂但當翻宋本集疏集編萬子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

經本同

集疏本及孔本韓本毛本提要所據武英殿本宋本九廉潔孔本韓本潔作絜考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經岳珂本成淳衢州本影宋本孟子四考所據宋本九廉潔孔本韓本九經本同
此韓本無絜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無音義曰陸本亦有乎然而絜而又以見集疏本

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吳邑吳 英伯和氏撰

辛未夏兒志忠學輯四書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於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得不盡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爲定本其初本則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如此之類是也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於善論語爲政章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於心而不失也如此之類是也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一爲不待辨一爲猶

待辨。一爲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閒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相習既久。人情每安於所習。而先入者常爲主。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凡所習坊本。既與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聖經章一於善句。爲政章得於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與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蓋人之所以爲人一段。既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爲見聞所駭異。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爲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異。所以不可不辨也。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爲定論者。我朝所撫刻宋淳祐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卽此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於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歲所親定。爲絕筆之書。未脫藁者八篇。則歿後而書始出也。歿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於此又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矣。是則此段之爲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真氏四書集編亦如是。集編惟學庸爲真氏所手定。真氏親受業於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後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於此又益可

知其爲定本而無疑也。格齋趙氏四書纂疏亦如是。趙氏其父受業於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於家庭者。邇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後定本者。於此又益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也。東發黃氏所著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著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爲定本又益可無疑也。雲峯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爲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於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爲定本又益可無疑也。旁求之。復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本。大全祇勦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卽倪氏之書可耳。其於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倪氏之師。定字陳氏櫟也。陳氏著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諸儒或多從祝氏者。祇以其父諱穆。字和父。爲朱子母黨。嘗受業於朱

子然跡和父所著方輿勝覽一書。則其人近於風華淹雅。未必內專性學者。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卽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爲四書通道之矣。四書通曰。如爲政章。祝本作有得於心。則於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通之說有如此。乃倪氏後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至顛倒是非。卽朱子曰。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歟。而祝本之爲非定本。可以決然矣。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爲非定本。更有卽出於朱子後嗣之人之言。爲祝氏微辨者。卽出於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適孫鑑書。祝氏附錄本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爲據。按此語曰。元宗之也。曰則以曰所。曰者。別有指之辭也。曰得則已失也。子明題祝本也如是。則是明明謂祝本與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謂祝本非刊之興國之本矣。明明謂祝本非絕筆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猶自失之。而覓得之。況祝氏何從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辭其意則顯然也。而祝氏不達。陳氏信祝本而載之於發明。而倪氏又述之於輯釋。皆引之以爲祝本。重亦未

達也。又何其竝皆出於鹵莽耶。而祝本之爲非定本更可以決然矣。祝本如此。則其相傳以至於輯釋。亦如此矣。輯釋如此。則其脫胎於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則從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總之不知朱子改筆之所以然爾。今取此段而細釋之。熟玩之。卽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窺見者。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二句。渾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不復分貼。以首節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從性命而來。性命從天而來。修道之謂教。卽道中之事。卽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爲性者。以經義繫於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繫於明性也。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三句。一氣追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二句來。方纔略頓。使下文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騰而上接也。本於天。而備於我。與此章總注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己。恰相針對。雖總注多不可易。不可離兩層。然不可易。卽出於天。足言之耳。不可離。卽備於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卽此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離之意。性道教無一非不可易。無一非不可離也。次節經文。特從首節三句中所蘊含之意。抽出而顯言之。使首次二節筋絡相

聯耳。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爲此節經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處。正得子思喫緊啓發後學心胸之旨。此節注要義在此。故下文子思於此首發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學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乃是勉勵之辭。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尙覺粗淺而未及精深。況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雖似整齊。而仍於第一句遺命字。於第三句遺道字。文亦未能盡依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云云。爲知言則可矣。若引來證中庸此節。則爲偏重本於天意。而未及備於我意。則是仍未免遺卻親切一邊意矣。定本與未定本相較。雖皆朱子之筆。而盡善與未盡善懸殊。朱子豈徒爲好勞。豈樂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輯釋反爲引陳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無餘蘊。是粗淺則得解而以爲盡發。精深則不得解而以爲含蓄。似爲無學。又引史氏之言曰。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過稱贊子思勉勵學者之言。不復有所發明於經。是以鉤深致遠之言。僅視爲稱贊而勉勵。似爲無見。又引陳氏之言曰。知己有性六句。義理貫通。造語瑩潔。所以爲人三句。未見貫通之妙。至無一不本於天

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是討尋章句而僅乃用其批評帖括之筆。似爲無知。此所以繆從祝本而致令聖經賢傳授心法之文。大儒畢生盡心力而爲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闕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本必自慊。後改作一於善。朱子嘗曰。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改一於善。旨哉通之說如此。則一於善爲定本無疑也。誠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爲善以去惡之義。而此節後言致知先言誠意。不比下節及第六章皆承致知來也。一於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與第六章注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恰相針對也。若作必自慊。則終不如一於善之顯豁而縝密也。改本之勝於初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一於善。不若必自慊對毋自欺。只以傳語釋經文。尤爲痛快該備。夫傳本釋經。何勞挹注。以用傳釋經爲快。不如不注。而但讀傳文矣。聖經三綱領。猶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謂該備耶。得於心而不失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本云。得於心而不失。門人胡泳嘗侍坐武夷亭。文公手執扇一柄。謂

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則不失爲最後定本無疑也。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爲政二字來。得於心者心正也。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天下正。所謂正人之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業業。做戒無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無息也。若作行道。則上文旣言政之爲言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則得於心句。正宜直接。而於此復加以行道二字。豈不贅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於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能盡消鎔耳。況不失。則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則雖有得於心而未見其必不失也。最後改本之勝於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後定本。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得於心而不失。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據於德注。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道得於心而不失。乃是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則失之急。大學序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卽行道。心得卽有得於心。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爲尤信。是又皆繆證。夫大學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自天子之元

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之文。下有當世之人之文。故其間不得不言躬行也。若爲政以德。則其所爲者。卽其所以所爲。所以非有異時。何得多添行道二字於其間乎。據於德注之言行道也。經文上有志於道之文。據於德。德字原根道字來。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爲政以德。德字卽承政字來。何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說到不顯惟德。亦此德字。何得謂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字謂得於心者何物。此說極是。大學釋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見所得實處。今但曰得於心。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況不失爲進德者言。爲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之。是又繆議不失二字。卽得字而足言之也。爲邦章注曰。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豈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學注謂人之所得乎天。以見德非大人所獨有。此節注不言行道。以見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爲罅漏也。而議之耶。故曰猶待辨也。若夫誠意章注。坊本與定本合。罔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諸處不合定本。而獨於最後所改之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無殊夫此以年譜考之。是在沒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以祝本反得與之合耶。陳氏信祝本爲定本。以他本爲

未定本。而惟此無殊。陳氏亦自不解。卽倪氏從陳氏。而倪氏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題祝本也。旣曰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則晚年所更。必不能縷述。而絕筆所更。必爲之述於此。以揚先人之精勤。祝氏得此語。潛爲改正。而祕其因題得改之由。自謂此本。今而後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晚年絕筆所更定之本矣。於是但述所云四書元本以下二十六字。示人謂此最後定本之證也。況朱子之疾。來問者衆。歿前有改筆。及門必述傳一時。祝氏因得聞而竊改。若其餘諸處。安得盡聞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處多未定本。此處反得定本也。陳氏旣不得其解。易年譜以就之。輯釋引陳氏之言曰。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皆作欲其一於善。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簣。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一於善三字異。是其絕筆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譜。於輯釋摘錄年譜而附其說於後曰。鑑有晚年改本之說。愚考之年譜。無一語及晚年改本之論。似爲可疑。信如陳氏倪氏之言。是年譜有譌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於其罅隙可疑之處。不能因疑生悟。而強斷年譜之文爲有譌。抑何愚乎。不待辨者竊更有所解。

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盡記。予有健忘之疾。恐盡忘而無以請正於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記焉。忠所學附考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於卷首。

四書家塾讀本句讀

吳英學

大學

所以繼天立極○敷教雖有人而教之立在君極字下宜句。

蓋莫不聞其說○斯教之傳非獨曾子而獨曾氏之門人得其統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十字是特筆非襯筆也說字下宜句。

卽至善之所在也○白文止字之義上節已釋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十四字祇以啓下知之則志有定向耳非重釋止字也也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故銘其盤○此四字連下非連上猶曰故其銘盤云云耳若連上去垢而於其盤爲句則反重釋器矣盤字下祇宜讀。

於戲前王不忘○詩經原以於戲前王不忘六字爲一句引詩不得分爲二句且詩經有句無讀也

有于戲字下句讀者皆謬。

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十一字是實指止至善樣子就現成者而言也者字下不宜讀若讀則止於至善四字連下而止至善反在新民前矣有讀者謬。

比見君子而后厭然○厭然者即揜其不善之狀下文揜其不善四字即此厭然二字之釋文耳然字下祇宜讀。

八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八字一氣相連人字統聖凡皆在其中也下文常人乃就中挑出言之耳五者二字宜讀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八字宜爲句若以五者在人四字爲讀則不成文也有於人字下讀者謬。

九身脩則家至於家者也○齊治平三章皆根脩身此身脩則家可教至教於家者也二十字總以起下文然而國之所以云云三十一字耳而此身脩則家可教矣七字卽以起孝弟慈所以脩身云云十三字耳非以身脩二字釋家可教三字亦非以所以脩身而教於家釋孝弟慈三字也矣字下也。

字下皆祇宜讀

此謂一言僨事○一言僨事四字引古語帶及不宜句

堯舜至從之○此二十二字祇以起下令反不從耳兩之字下皆祇宜讀

其心好之○下文不啻卽心所不啻之字下祇宜讀

十四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文未有好義其事不終八字祇反釋好義二字耳此府庫財非其

財六字祇釋上文不終二字耳財字下不宜讀

不畜聚斂之臣○下文與其有聚斂之臣語氣追接甚緊此不畜聚斂之臣六字祇宜讀

中庸

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惟中庸之書爲手著思字下宜句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道字之義上節已釋矣此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十字祇以起

下外物耳日用事物雖在外而當行之理則心性中之所有也非重釋道字也理字下祇宜讀

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此十七字猶云著見明顯天下無有過此耳天下之事四字指兩莫字非對隱微字也事字下不宜讀。

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此八字與下文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八字相對皆以八字爲讀理字下不宜讀。
四 執其兩端○執卽擇也中之所由生也端字下祇宜讀。

五 孔子弟子顏淵名○弟子字連顏淵字弟子字下不宜讀。

十一 爲昭明焄蒿悽愴○昭明是光耀者焄蒿是蒸出者悽愴是凜凜者三項平列宜七字爲句。

十二 武王纘太王季文王之緒○緒卽所作之緒也纘卽述以纘之也亦是積功累仁之事而已雖武王終不伐紂亦未嘗不爲纘緒但不見道之費耳緒字下宜句若於緒字下讀而於下文壹戎衣而有天下爲句則是父作子述無非謀取天下耶有於緒字下讀而不句者謬。

壹戎衣而有天下○此七字連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言爲武王之必得其名也太王季文王本有顯名在天下武王不得已而征誅宜夫顯名然卻不失是大德得名也下文爲天子是得位有四

海是得祿也。十九章首節注言續緒以有天下者，以有天下三字包括得名得位得祿耳，非以壹戎衣爲續緒也。此壹戎衣而有天下七字，不連上文，祇宜於天下字爲讀，以連下文至顯名字爲句，有承上續緒而於天下字爲句者，謬。

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此九字是爲坐次之一法，宜以九字爲讀，下文爲坐次也。四字爲句，若以別長幼爲坐次也。七字爲句，則燕同姓，未有不以長幼爲坐次者，不待言也。有於色字下讀，而以別長幼連下者，謬。

從容中道聖人也。○從容卽上文不思不勉，中道卽上文中得聖人卽從容中道之人。七字爲句，有於道字下讀者，謬。

自誠明。○下文謂之二字，乃品題之辭，與之謂二字爲釋名之辭者不同。明字下宜讀，自明誠仿此。

誠者非自至物也。○非字而已字，所以字雖相串注，然成己成物二項竝列，兩也字下宜各爲

句。

二十七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不如此而蚤有譽七字，貫注甚緊，此字下不宜讀。

二十八

霜露所隊。○以上六所字，皆收在下文。凡字內墜字下，祇宜讀。

二十九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聰明聖知是非常之達十一字爲讀，有於知字下讀者，謬。

論語

學而

順德也。○此三字非釋孝弟也，祇以起下文耳也。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三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果字亦字祇假設之辭，上文然當時諸侯五字宜爲讀，而此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十字，連貫甚緊，宜爲句。若以然當時諸侯果能此八字爲讀，亦足以治其國矣七字爲句，則語氣便實矣。此字下不宜讀。

六

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如此二字，卽上節之所謂用禮貴和也。注爲白文添二字，猶曰用禮和而復有所不可者云云耳。連而復有所不行者共九字爲讀，若連上文而以承上文而言如此七字爲

讀則如此二字。當指本節而非上節矣。有以如此二字連上讀者。謬。

十 魯大夫仲孫氏。○此氏連國爵而言者。有於夫字下讀者。謬。餘皆仿此。又有姓名連國爵而言者。如楚葉縣尹沈諸梁之類。亦仿此。

十一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五者二字連上。自有推廣言之之意也。此十二字爲讀。若於行字下讀。而以五者二字連下。廢其一。非學也。八字爲句。則語氣頓殊。覺聖人之言未免闕漏矣。有於行字下讀。而以五者二字連下者。謬。

十二 多聞闕疑。○注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三平列。祇就大概言之耳。子張則不難於多聞見。而難於闕疑。殆慎言行耳。才不足者。以寡聞見而尤悔。才有餘者。多聞見亦尤悔也。聞見字下不宜讀。有讀者。謬。

八 鬱鬯之酒。灌地。○鬱鬯之酒。不獨灌地用之。用鬱鬯之酒。灌地。七字連貫。猶云灌鬱鬯之酒於地耳。此七字是禮之事。下文以降神也四字。是禮之義。不相紊也。有於酒字下讀。而以灌地二字

連下以降神也爲句者謬。

是故之杞○此是故二字猶云因爲此而適杞國耳。杞字下宜讀有不讀以連下者謬。下之宋仿此。

謂當時賢者○此五字正釋白文君子二字不連下文已辭畢也。釋之者明非言有爵位之君子耳。宜爲句有讀以連下者謬。

至此皆得見之○此六字卽白文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十一字耳。但省其文而易其字。以此字易白文斯字。以之字易白文也字。以白文吾未嘗不四字省爲皆字。又省於也二字。其餘至仍是至。得見仍是得見。蓋注之稍變例者也。之字下宜讀。下文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是釋其文。而求以自通也是釋其意。有以此五字連上。謂當時賢者共十一字爲句者謬。

施政教時所振○金口木舌是體施政教時所振。是用以警衆是功。所振連上爲讀。語氣甚大。若連下而以所振以警衆者也。七字爲句。則政教多方。而木鐸僅能備一職耳。有於時字下讀。而以所振連下者謬。

公冶長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而字縮上飾玉而後成器非成器之外加以飾玉也此器

字下不宜讀。

九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與共是正文敵之無憾是託足語以天理言則與朋友共而畢矣然又有因敵之而初心不終者故以無憾足之宜於馬裘字下皆讀共字下爲句。

十 角周正○卽非駢而角正已中犧牲正字下祇宜讀。

十一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餘二字猶云外此也雖餘字泛屬諸賢然言下之意專在於美顏子而不在於抑諸賢十字爲句餘字下不宜讀若於餘字下讀則語氣頓殊有抑諸賢之意矣且旣非抑之而又非勉勵之曰其餘曰而已矣非聖人勉人之辭也有讀者謬

十二 將入門○此三字祇以起下策馬耳門字下祇宜讀不宜句。

十三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不字總佞美兩項而字乃襯字非轉語也佞字下不宜讀。

知者知其至而飽者也○下有可食者嗜之者飽者三者字則上之知者好者樂者三者字是指其人

而言之非釋知字好字樂字也。上三者字下不宜讀。

十四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怪異勇力悖亂之事八字分指三項。非理之正四字總論三

項。祇以起下鬼神耳。異字力字不宜讀。正字下祇宜讀。

三人行。三人行亦假設之辭耳。祇宜讀。

十五

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三字在曩時樂之美盛。盈耳哉三字是今日追思之。其音之美盛。宛如在耳也。故曰師摯之始也。非謂他樂不入耳。獨此美盛而盈耳也。洋洋乎三字宜爲句。

十六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上文子見齊衰之見。與此見之之見不同。子見齊衰之見。總下見之過之兩項。上見是綱。下見其目也。見之者乍見時也。見之與過之相對。而多雖少二字者。年長不爲少起也。兩之字下宜皆讀。有以見之二字爲讀。而於過之字下不讀者。謬。

十七

沾之哉沾之哉。上是一聞卽決。下是明無他計。宜皆爲句。

十八

未成一簣至一簣進。止字進字各自連上不連下。未成一簣。止。方覆一簣。進。皆案語也。吾止也。吾

往也六字。乃論斷之辭耳。兩箕字下宜皆讀。止字進字下宜皆句。有於兩箕字下皆句。進止皆讀者。謬。

八 不伎不求。○古人引詩。逐句吟詠而出。雖無詩曰。詩云者亦然。讀者謬。

九 宗廟禮法。至所出。○下文不可不三字。正從此之所二字生來。此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十字非釋宗廟朝廷也。祇宜讀。有句者謬。

朝。○朝者孔子之入朝也。與於鄉黨。在宗廟同例。祇宜讀。餘仿此。又有不獨孔子然者。如左右手。綵絺綌之類。亦仿此。

十 足縮縮。如有循。○縮縮是步不闕。有循是趾不高。此六字非一項。縮字下宜讀。有不讀者謬。

十一 褻裘長。○長亦夫子所獨。此三字宜爲句。但讀而不句者謬。餘如寢衣。明衣。必祭之類。仿此。

十二 侍食於君。君祭。○侍食於君。先飯六字。皆在夫子邊。而中間插入君祭二字。不在夫子邊。侍食於

君四字。君祭二字。皆宜爲句。有讀而不句者謬。

十五 朋友之饋雖車馬○此朋友之饋四字猶云受朋友之饋也之字雖字皆吸下語耳饋字馬字下皆祇宜讀句者謬。

先進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十字連貫甚緊不必二字與而自二字相應也雖字則與下文然亦二字相應耳非以雖字與而字相應也此十三字爲讀迹字下不宜讀有讀者謬。

七 所謂大臣者○者字重頓宜句餘有類是者仿此。

九 鏗爾○此二字卽舍瑟之聲宜讀。

十 亦以此自是實事○此七字言三子言志如此夫子何遽許之蓋夫子亦以此自可信是實事故許之也七字爲句亦以此三字不連上有連上夫子許之亦以此七字讀者謬。

十三 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此九字是先說所以如兄弟之故耳皆愛敬三字緊接天下之人四字九字爲讀覺下文如兄弟矣四字迎吻而上人字下不宜讀若以皆愛敬之連下如兄弟矣八字爲

句。則反重人之愛敬。而輕兄弟之情矣。有於人字下讀而之字下不讀者。謬。

十四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第一段。○此十一字。夫子特因子張問明而言之。子張前此未嘗聞

者也。其與下文可謂明也已矣。一語。前案後斷。不相混也。譖愬字下宜讀。焉字下宜爲句。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第二段。○此十一字。祇以將再加斷語。而復爲複述前言。語氣與前不同。

此譖愬字不宜讀。連不行焉十一字爲讀。而不宜爲句。

足食足兵。○注補教化。則食兵信原是三項。食兵字下皆宜句。若讀。則化三爲兩矣。讀者謬。

十五

愛惡人之常情也。○七字祇以起下。非釋愛惡也。有於也字下讀者。謬。

十六

選於衆舉皋陶。○選於衆便見錯枉。舉皋陶卽是舉直。皆宜句。

十七

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庶矣是實辭。實則既字矣。字辭氣舒。此矣字下宜句。

既富矣又何加焉。○既富矣是虛辭。虛則既字矣。字辭氣促。此矣字下祇宜讀。

苟有用我者。○不言如我得用。而言用我者。謙辭。然苟有用我四字。皆極重者。字下宜句。

七 然既不可得○此五字釋白文不得中行而與之已畢矣下文而徒得至有爲也十八字乃是白文必也二字前轉摺語耳此可得字下宜爲句有讀者謬。

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二穀各有當恥者皆宜句。

十 禹稷躬稼○善射盪舟者宜若易於免死躬稼者宜若難有天下語自相對稼字下宜句。

十一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人也二字注旣以猶言此人也釋之則未有此人二字而用句讀者人字下不宜讀。

十三 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信乎猶云不信夫子耳信乎二字不宜句讀。

十四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霸者桓耳桓公霸諸侯五字直貫若於公字下讀則霸者乃管仲矣讀者謬。

十六 勿欺也而犯之○而字乃縮上語非轉折過文語也上三字重也字下祇宜讀若爲句則爲兩平矣句者謬。

十九

不怨天不尤人○不怨尤與下學上達雖於心源祇一理然在事上卻分兩件天字下祇宜讀人

字下宜句。

二十

果哉○注中明以且言二字分別上下文界限則果哉二字自爲句有讀者謬

二十一

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此十字是正文非起下語也以此乃全章總注非末節注耳矣

字下宜句。

二十二

一相夫子○下文不能來不能守在此相字中若遠人不服邦離析不因由求也此三字不連下宜

爲句。

二十三

割雞○下文戲之正在此割雞二字牛刀乃喜辭割雞是戲辭雞字下宜讀

二十四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此祇記召耳非書畔也畔字下祇宜讀召字宜句有於畔字下句召字讀者謬

二十五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言若尋常無識之人亦不能有召我之事而字縮上非轉接也此者字下不

宜讀。

七 將命者出戶○瑟聲歌聲在方纔出戶之後戶字下祇宜讀不宜句。

取瑟而歌○取瑟而歌以上皆記事之文下文使之聞之四字則記者自爲注釋之辭耳歌字下宜句。若讀則體例混矣讀者謬。

微子 欲潔其身○潔身是丈人所欲亂倫則非丈人所自知也身字下宜句。

子張 一 必有可觀者焉○上文雖字貫可觀對恐泥謂雖必有云耳非謂道雖小也焉字下祇宜讀。若句則雖字貫小字對必字矣句者謬。

三 小德出入○小德出入必有所爲而言之子夏因其有大德而諒之曰可也入字下宜讀若連下而不讀則是教人小德出入也不讀者謬。

孟子

梁惠上 王曰何以至利吾身○此二十四字爲下文交征二字先經起傳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

三曰字緊連三何以字方合交征語氣三曰字下皆不宜讀國家身字下皆祇宜讀不宜句。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卽征卽危九字爲句。利字下不宜讀。

萬乘之國。至百乘之家。○必者。必須。言有國不易。弑奪。必須十有其一人耳。兩弑其緊連。萬乘千乘字。此兩之國字下不宜讀。兩之家字下。祇宜讀。不宜句。

萬取千焉。至不多矣。○此十三字。祇言一鑿字耳。雖不弑奪。亦已十分中有一分。何猶不鑿。兩焉字。矣字下。俱祇宜讀。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反覆永歎。八字爲句。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用民之力。民宜不樂。下文而字反接。沼字下宜句。

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爲民父母四字。先爲之坐實名分。以深其惡在爲民父母之責。政有善政。虐政之不同。故前節曰以刃與政也。政無異刃者。雖無率獸食人之心。然有率獸食人之政。故曰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既是爲民父母。何至於此。故曰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爲民父母四字。宜爲句。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十字爲句。若以行政二字連上。爲民父母共六字爲句。則前與

以刃與政之意義不合。後與惡在其爲民父母之文辭不合矣。行政連上共六字爲句者謬。

十一 我非愛其財。○非字祇指愛財。不貫下文而字也。財字下宜句。有讀者謬。

而易之以羊也。○而字從上遠折。不與上連也。字向下急入。卻與下文宜乎百姓相連。羊也字下祇宜讀。

十二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雖注曰三者。又曰三事。然祇以兵士構怨耳。兵字臣字下祇宜讀。

十三 暴見於王。○因述語暴而及暴見耳。王字下祇宜讀。

獨樂樂與人樂樂。○獨樂自有獨樂之樂。與人樂自有與人樂之樂。至下文孰樂二字。方始比較耳。兩樂樂字下皆宜句。與少與衆仿此。

十四 師行而糧食。至爲諸侯憂。○上文述夏諺。而云今也不然。則此三十七字。今之諺也。宜從詩。

十五 老而無妻。至曰孤。○詳數於王前。以動王心。宜各爲句。

十六 天下固畏齊之強也。○雖無伐燕事。齊亦自甚危也。借徑插入此語耳。宜爲句。

十七 魯平公將出○此出是見賢特書宜句。

他日君出至未知所之○此實記魯君之不足與有爲借倉口寫出耳非記倉語也魯君不果來而孟子不能忍然者猶孔子之知其不可而爲之耳兩所之字下宜句。

何哉○此何哉與下何哉不同此何哉是怪之之辭然在口中非怪其輕身以先也怪其以不賢爲賢見薄父之人耳二字自爲句若連下輕身以先於匹夫既問其何以輕身之故而又將以爲賢乎作自難自解則拙而不能惑君志矣二字不爲句者謬。

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此十五字是倉先料君心一語使君安心然後進譏耳者字下祇宜讀乎字下爲句。

禮義由賢者出○此六字是斷下文後喪踰前喪是案後案而先斷省辭耳出字下宜句。何哉君所謂踰者○此何哉是問辭猶言何所謂踰也此何哉二字不宜讀。

公孫丑 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如二字直貫到明其政刑方止而於能者

在職一頓。賢者能者。卽所謂德。卽所謂士也。在位在職。卽所謂貴。卽所謂尊也。注明云使之在位。使之所職。則非未知惡辱之前。已在位職可知也。士字位字下宜讀。職字下乃爲句。若於士字下句。而以賢在位能在職爲國家所以得閒暇之故。則已能治其國。無庸贅語矣。有於士字下句。職字下讀者。謬。

國家閒暇○上文惡辱之策略具矣。此又誘之以起下明其政刑之文。四字祇宜讀。有句者謬。

及是時明其政刑○旣誘之。此又策之。而明其政刑四字緊接及是時。共七字爲句。時字下不宜讀。

十二 及是時盤樂怠敖○此及是時是人壽幾何之意。時字下亦不宜讀。

十五 知皆擴而充之矣○端緒尙須擴充矣。字注下之辭。祇宜讀。

公孫丑下 其尊德樂道○將朝聞命而止。祇成就齊王以尊德樂道而已。道字下宜讀。有不讀而連

下不如是共七字爲讀者。謬。

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所以齊王斷不可來召之故。在此九字。九字一氣追足。是字下不宜讀。如以

不如是連上其尊德樂道共八字爲讀。則語氣頓有冷熱之殊矣。連上八字爲讀者謬。

四 辭曰聞戒。○聞戒二字辭止矣。與上餽噍二字一例。下文故爲兵餽之。是孟子釋之之文。與上行者必以噍一例。但此倒耳。戒字下宜句。有讀者謬。

五 孟子之平陸。○因之平陸而便語距心。非欲罪距心而之平陸也。陸字下宜句。有讀者謬。

七 使虞敦匠事。○敦匠事三字。統包作棺之事耳。此五字爲句。若於匠字句。而以事字連下嚴字爲讀。則敦匠止於監治工匠之人耳。有於匠字下句。事嚴爲讀者謬。

歸葬於魯。○白文明云自齊葬於魯。則孟母已迎養於齊。而母歿殯於齊。自齊葬於魯也。可知矣。此上文喪母二字宜讀。三月而葬。此歸葬於魯四字宜爲句。若以歸字連上喪母歸三字爲句。則以爲母死於魯。孟子始歸。否則以爲死殯於齊。歸魯以殯。白文俱不當云自齊葬於魯矣。有以歸字連上爲句讀者謬。

滕文公上 后稷教民稼穡。○此與論語禹稷躬稼不同。此則祇教民稼穡。而稷之事已畢矣。穡字

下宜句有讀以連下樹藝五穀爲句者謬。

樹藝五穀○樹藝五穀四字卽上文一稼字也。五穀熟三字卽上文一穡字也。非稼穡之外更有所謂

樹藝熟也。猶云民稼穡而人民育耳。穀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滕文公下 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此十四字卽第一節白文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

也十字耳。然此入孟子口中語氣便緊。十四字爲讀。有於大字下讀者謬。

離婁下 聖人旣竭目力焉○不在竭心思而在不忍人之政。則此七字亦祇起下之辭耳。焉字下祇

宜讀。下仿此。

繼之以六律○此六律二字上對規矩準繩。下對不忍人之政。皆以所取正者言之。下文正五音三字。

則與方員平直及與仁字相對耳。律字下宜爲句。有於律字下不句讀。而連下正五音共八字爲句。

讀者謬。上文繼之以規矩準繩。仿此。

三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欲字雖在爲字之上。卻與盡字緊注。猶云爲人君而欲盡君道。爲

人臣而欲盡臣道耳。六字爲句。有於君字。臣字下讀者。謬。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惟沛然故能溢。猶云德教沛然溢乎四海耳。九字爲句。有於教字下讀者。謬。

連諸侯者次之。○連結費民財。下文開墾勞民力。然總皆輕放襯墊最重者耳。此六字祇宜爲讀。

不可以爲人。○注明云爲人泛言。爲子愈密。人字下祇宜讀。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化卽定之始也。非化之外更有定也。化是功。定則無功。可見化字下祇宜讀。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此八字與下文又先於其所往。共十四字。合爲一體。疆字下祇宜讀。

有句者謬。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混混卽不舍。見混混不舍而知泉之有原。猶之見不已而知行之有實。夜字

下宜句。混字下祇宜讀。

盈科而後進。○上文混混不舍是不已。此五字是漸進。下文放乎四海是至極。進字下宜句。

九 鄭人使子濯至追之○此十七字祇以舉出兩人之名。且見侵與追有死道耳。衛字下祇宜讀。

十 公行子至往弔○首節記齊人之諂耳。非爲公行記事。亦非爲驢記事也。有於喪字下句。弔字下句者。皆謬。

十一 舜人也○前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兩平。此則下文多一亦字。語氣頓殊。此爲側注可愛耳。三字祇宜爲讀。

十四 寇退第一句○此寇退二字。實記寇退也。下文則曰則字。雖甚緊接。然亦記其出言之速耳。此二字宜爲句。

寇退第二句○此寇退二字。祇記曾子所以下之故耳。祇宜讀。

十五 卒之東郭墦閒○之。往也。東郭墦閒。喻昏夜也。一章點睛處在此耳。宜六字爲句。

之祭者乞其餘○祭者人也。喻昏夜中所求之人也。昏夜之中。亦有火滅修容者矣。適墦閒者。不必皆乞祭餘者也。適祭者之所而乞其餘。所以爲齊人也。下文他字又一祭者耳。宜以之祭者連乞其餘。

共六字爲讀。若以之祭者三字連上。卒之東郭墦間共九字爲讀。則下文他字將適南郭北郭矣。不宜連上爲讀。

而相泣於中庭。○下文而字。總結上自其妻告其妾以下云云。非祇承訕泣耳。庭字下宜句。

萬章上 **四** 校人烹之。○烹之而敢反命。乃爲欺耳。之字下祇宜讀。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既一言得其所哉。而尙未足盡意。而再言之。宜各爲句。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喜而不覺其辭之急。宜九字爲句。

八 諸侯能薦至與之大夫。○此三十四字。皆人所見聞之事也。承上順說以證所不見聞之事。兩侯字下。皆祇宜讀。

十一 一介不以與人。○注雖辭受取與總言。然不與終是反證與猶不苟。況於取乎。此六字祇宜讀。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上文已有民字。此又添匹夫匹婦四字於有字之上。猶云有匹夫不被澤。有匹婦不被澤耳。婦字下不宜讀。

十五 宮之奇諫○反證奚之智。祇宜讀。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之。適也。非語助也。去之秦者。猶言去虞之秦耳。而無虞字者。因知虞公虞字已見。故不更復虞字。而但云去之秦。省文也。去字下不宜讀。若讀而以之秦二字連下。則爲七十而之秦。而去虞時猶未七十也矣。有於去字下讀。而秦字下不讀者。謬。

四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十八字祇是釋所以要論古之故。頌讀是前日事。至

此上友又上論其世耳。詩書字乎字下。皆祇宜讀。

四

水信無分於東西○此七字是舊案。下文是新斷。西字下宜句。

四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如此則三字。猶云然則耳。言字下宜讀。此字下不宜讀。

子亦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難。祇宜以在位故也。四字解之耳。孟子乃使季子自言之。則接以子亦曰三字重頓。與上文五曰字隨口過者不同。宜爲句。

八

雖存乎人者○此雖字對上文山木言之。言不才之人。雖如山木之無材矣。然其初之存乎人者。豈

無仁義之心哉。者字重頓。宜句。

九 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也。幾希。○其好惡與人相近七字。是本然之善也。也者二字。指放後所萌。萌者既不足恃。而下文則其二字又迎吻直上。希字下。祇宜讀。

十 思援弓繳而射之。○自上文雖聽之。至下文弗若之矣。皆案語。爲是以下。乃斷辭耳。此之字下。祇宜讀。

十一 是故所欲至死者。○此非複述。非永歎。祇云人人有欲惡甚於生死之心耳。兩者字下。皆祇宜讀。
告子下 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此兩謂字。各有所指。上謂字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也。下謂字謂金重於羽也。十二字爲句。金字下不宜讀。若於金字下讀。則以上謂字謂鉤金。下謂字謂輿羽矣。讀者謬。

十四 周之者君也。下文亦可受也。者仕者也。此二字宜爲句。有連下共六字爲句者。謬。

十五 孔子○登山言道。非記事也。二字爲句。有讀者謬。

十一 執中爲近之○惟其猶執一故曰近之。下文執中無權。非轉語也。之字下但宜讀。有句者謬。

十二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焉猶於也。猶云莫大於無親戚云云耳。焉字下不宜讀。

以其小者廢其大者○猶云因此廢彼。八字爲讀。上者字下不宜讀。

十七 若在所禮○在所禮。卽指在門也。謂國君貴弟而能在門。便當禮之。非謂能謙執弟子之禮爲當禮之也。此四字爲句。有連下而不答共七字爲讀者謬。

十八 孔子○注明云當有曰字。宜句。

十九 至於今○此二字。卽注所謂知其傳之有在耳。今字下宜句。

